

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婚姻圈^{*}

李毓嵐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 本文為99年度國科會補助計畫「日治時期霧峰林家婦女的家庭生活與社會活動」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99 - 2410 - H - 005 - 068。初稿曾於2011年8月23日，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辦之「臺灣五大家族學術研討會」宣讀，感謝與談人林蘭芳教授及匿名審查人仔細審閱，提供諸多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摘要

婚姻是大家族鞏固和拓展權勢的重要手段。日治時期霧峰林家除了財勢傲人外，由於投身政治、社會運動，在民間亦具有極高的聲望。當此之時，霧峰林家與哪些家族締結姻親，其選取標準為何，實為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本文乃利用林獻堂、楊水心、陳岑等霧峰林家成員的日記和訪談紀錄，描繪出霧峰林家的婚姻網絡。

根據初步的研究，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聯姻對象包括：（一）政治和社會運動夥伴，包括梧棲楊子培家族、清水楊肇嘉家族、大雅張煥珪家族、嘉義林寬敏家族；（二）中部名門大族，包括清水蔡蓮舫家族、臺中吳鸞旂家族、筱雲山莊呂家、彰化楊吉臣家族等等；（三）基督教家族，包括臺南高長家族、臺南劉瑞山家族；（四）日本人家族。其中，與基督徒和日本人通婚者，多為林家受過新式教育的年輕一代，顯示隨著時間演變，原本的婚姻圈有擴大的現象。

總結而言，霧峰林家的聯姻對象多為臺灣中部知名的社會領導階層，具有一定的資產和社會地位。由於大家族間彼此通婚頻繁，常有親上加親的現象，但是此種門當戶對的婚姻，卻並非幸福的保證，霧峰林家即有幾起不幸婚姻的案例。

不過，霧峰林家並非絕對拘泥於門當戶對，例如林獻堂對於媳婦、女婿的人品和健康的重視，勝過家世，顯示其觀念有較為開明的一面。

關鍵字：日治時期、霧峰林家、婚姻圈、林獻堂

壹、前言

婚姻在文化人類學的定義為：指社會所認可的男女兩性結合形式，是建立家庭實現人類自身生產的前提。其功能包含：為婚生子女建立合法地位、把權利轉移到配偶雙方、在雙方親戚之間建立姻親關係等等。¹因此，婚姻很少只是兩個人的結合，它使得雙方的家庭都受到這種新建立關係的影響而產生緊密且持久不衰的聯繫，甚至成為彼此交換人力與資源的工具。²是以，臺灣歷史上知名的大家族多將婚姻視為鞏固和拓展家族權勢的重要手段，霧峰林家自無例外。

1784年，霧峰林家開臺祖林石由福建省漳州府平和縣來臺，選擇彰化縣大里杙（今臺中市大里區）為其開墾之地，數年之後頗有小成，家用日裕，然因捲入族人林爽文的抗官事件，乃被擒至府城下獄，數月後病卒，田產亦遭沒收。林石之媳黃端娘於兵荒馬亂之後，帶領二子瓊瑤、甲寅遷居阿罩霧（今臺中市霧峰區），林甲寅長成後，即在阿罩霧經營農商、開發山林資源，奠定霧峰林家的基礎。林甲寅有二子定邦和奠國，定邦長子文察（1828 - 1864年）曾率臺勇赴大陸，助清軍對抗太平軍，因功而任福建陸路提督兼水師提督。林文察長子林朝棟（1851 - 1904年），在法軍侵臺時，於獅球嶺一役立下汗馬功勞，隨後協助臺灣巡撫劉銘傳開山撫番，獲准經營極易獲利的樟腦事業。因此，霧峰林家係因墾殖和軍功而興，原帶有強烈的地方豪強色彩，直至1893年，林奠國三子林文欽（1854 - 1899年）高中舉人，才轉向文治發展。³

日治時期，霧峰林家在林文欽長子林獻堂（1881 - 1956年）的領導下，家族成員長期擔任霧峰區長，也積極投入設立臺中中學、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臺灣文化協會等政治、社會運動，成為臺人的意見領

1 陳國強主編，《簡明文化人類學詞典》（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461。

2 Michael C. Howard著，李茂興、藍美華譯，《文化人類學》（臺北：弘智文化，1997年），頁322 - 327。

3 許雪姬，〈林家簡史〉，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XII- XV。

袖，並創立「霧峰一新會」做為社區教育的嘗試，除了財勢傲人外，在民間亦具有極高的聲望。當此之時，霧峰林家與哪些家族締結姻親，其選取標準為何，實為一個值得關注的課題。

雖然清代霧峰林家的婚姻圈亦有研究的價值，不過，與當時家族婦女有關的資料極少，若欲詳細探究，恐有困難。反觀日治時期，林癡仙（1875 - 1915年）、林紀堂（1874 - 1922年）、林獻堂、楊水心（1883 - 1957年，林獻堂之妻）、陳崙（1875 - 1939年，林紀堂側室）等人均有日記流傳，且有相關口述訪談紀錄出版，可以描繪出大致的婚姻網絡，故本文時間斷限訂於日治時期。然而，前述日記和訪談紀錄雖極珍貴，但在陳述相關事件時，仍會流露出記主和受訪者的個人主觀，此點亦不可不察。

目前學界關於霧峰林家的研究極為豐碩，1960年代王世慶、陳漢光、王詩琅從事口述歷史工作，分別撰有〈霧峰林家之歷史〉、〈霧峰林家與臺灣的抗日運動〉、〈霧峰林家與臺灣的文化教育〉，後由黃富三與陳俐甫編為《霧峰林家之調查與研究》。⁴1979年J.M.Meskill出版“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 The Lins of Wu-feng,Taiwan.1729-1895”一書，⁵為先驅性研究，但所用資料，大多仰賴〈林氏族譜〉與民間傳聞。其後，黃富三接受臺中素貞興慈會委託，向林家族人徵求各類契字文書，並利用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檔案，完成《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 - 1864年）》、《霧峰林家的中挫（1861 - 1885年）》兩書。⁶前書從林石來臺拓墾，寫至林文察在漳州殉職；後書重點在於林文明血濺公堂和林家展開京控的過程，兼及官紳關係，對於清代霧峰林家之歷史有詳細綿密之探討。黃富三並撰文探析林家如何因應清季臺灣外患、新政、日本領臺等外在局勢的衝擊，及其紳權性

4 黃富三、陳俐甫合編，《霧峰林家之調查與研究》（臺北：林本源文教基金會，1991年）。

5 J.M.Meskill, 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 The Lins of Wu-feng,Taiwan.1729-1895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

6 黃富三，《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 - 1864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年；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1861 - 1885年）》，臺北：自立晚報，1992年。

格的轉變。⁷許雪姬和張怡敏則著眼於財政經營方面，分別研究霧峰林家的產業經營和林澄堂系的資本累積。⁸此外，許雪姬注意林文察率領臺勇內渡，協助清軍平亂之問題，⁹亦有專著談及林季商（1878 - 1925年）之子林正亨因加入中共外圍組織，戰後在馬場町遭槍決的經過。¹⁰

至於研究林獻堂的篇章，更是汗牛充棟，張正昌《林獻堂與臺灣民族運動》一書將重點置於其參與民族運動的部分；¹¹黃富三除撰《林獻堂傳》介紹其生平主要事蹟外，並為文探討乙未之役、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戰爭對林獻堂的衝擊；¹²王振勳《林獻堂的社會思想與社會活動新論》則偏重對其思想層面的分析；¹³許雪姬撰述論文多篇，分別介紹林獻堂所著〈環球遊記〉之內容、對皇民奉公會的參與、擔任府評議員的經過、與楊雲萍的情誼、與櫟社之關係等等；¹⁴廖振富的研究重點在探析其漢詩作品內涵和詩作特色。¹⁵林蘭芳、黃子寧則分別討論林獻堂

- 7 黃富三，〈日本領臺與霧峰林家之肆應——以林朝棟為中心〉，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1992年），頁83 - 104；黃富三，〈清季臺灣外患、新政與霧峰林家——林家之際遇與紳權性格之轉變〉，《故宮學術季刊》19：1（2001年秋），頁21 - 37、297 - 298。
- 8 許雪姬，〈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產業經營初探〉，收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年）；張怡敏，〈日治時代臺灣地主資本累積之研究——以霧峰林澄堂系為個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年。
- 9 許雪姬，〈林文察與臺勇——臺勇內調之初探〉，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頁299 - 326。
- 10 許雪姬，《林正亨的生與死》（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
- 11 張正昌，《林獻堂與臺灣民族運動》，（臺北：益群書店，1981年）。
- 12 黃富三，《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年）；黃富三，〈林獻堂與三次戰爭的衝擊：乙未之役、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戰爭〉，《臺灣文獻》57：1（2006年3月），頁1 - 42。
- 13 王振勳，《林獻堂的社會思想與社會活動新論》（臺北縣永和市：稻田，2009年）。
- 14 許雪姬，〈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2（1998年6月），頁1 - 33；許雪姬，〈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999年6月），頁167 - 211；許雪姬，〈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2002年5月），頁259 - 296；許雪姬，〈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57：1（2006年3月），頁109 - 151；許雪姬，〈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2006年12月），頁27 - 65。
- 15 廖振富，〈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6年。

與佛教、基督教的淵源。¹⁶至於林獻堂用力最深之社區教化團體—「霧峰一新會」，除許雪姬、周婉窈曾撰寫專文外，筆者《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一書亦有專章論及。¹⁷

在霧峰林家的建築方面，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都市計畫研究室編有《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分為頂厝篇和下厝篇兩本；¹⁸王鴻楷接受臺中縣政府民政局委託，規劃下厝大花廳如何修復保存；¹⁹簡榮聰則從林家的建築文物，觀察其文化生活、藝術涵養與歷史傳承。²⁰

由此觀之，以霧峰林家為對象的研究數量雖多，但均未涉及婚姻圈這個議題。事實上，在日治時期臺灣五大家族各類研究中，僅有陳慈玉的〈婚姻與家族勢力：日治時期基隆顏家的婚姻策略〉一文，以婚姻與家族勢力的角度，探討日治時期顏家的聯姻情形，說明顏雲年（1874 - 1923年）和顏國年（1886 - 1937年）的姻親變成其事業伙伴的模式，再分析自事業伙伴進一步成為親家的模式，也析述他們在詩壇上的聯姻。²¹因此，霧峰林家的婚姻圈是個值得開發的研究領域。

貳、與政治、社會運動夥伴的聯姻

日治時期霧峰林家有多人投身政治、社會運動，例如林癡仙協助

- 16 林蘭芳，〈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學佛因緣（1927 - 1955年）〉，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年），頁573 - 674；黃子寧，〈林獻堂與基督教（1927 - 1945年）〉，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頁675 - 729。
- 17 許雪姬，〈霧峰一新會的成立及其意義〉，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局編，《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5年），頁9 - 16；周婉窈，〈進步由教育幸福公家造—林獻堂與霧峰一新會〉，《臺灣風物》56：4（2006年12月），頁39 - 89；李毓嵐，〈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頁313 - 376。
- 18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都市計畫研究室研究規劃，《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8年）。
- 19 王鴻楷，《霧峰林家下厝大花廳修復保存規劃》（臺中縣：臺中縣政府，1993年）。
- 20 簡榮聰，〈「霧峰林家」建築文物之美—從霧峰林家建築文物觀察林家文化生活、藝術涵養與歷史傳承〉，《臺灣文獻》52：1（2001年3月），頁305 - 360。
- 21 陳慈玉，〈婚姻與家族勢力：日治時期基隆顏家的婚姻策略〉，收於游鑑明主編，《無聲之聲2：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1600 - 1950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173 - 202。

臺中中學創設，書寫〈籌設中學啟〉，並赴各地募款；²²林幼春曾任「臺灣文化協會」協理、臺灣民報社社長，並在「治警事件」中被捕入獄；²³林獻堂為「新民會」會長，領導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先後出任「臺灣文化協會」總理、「臺灣民眾黨」顧問、「臺灣地方自治聯盟」顧問等職。²⁴前述活動的參與者中，楊子培、楊肇嘉和張煥珪先後成為霧峰林家的姻親。

一、梧棲楊子培家族

林獻堂三子林雲龍（1907 - 1959年）之妻為楊子培（1889 - 1960年）長女楊雪霞，此段姻緣係由林階堂（1884 - 1954年）、林月汀（1870 - 1931年）等人熱心促成。²⁵蓋林月汀曾在林朝棟部隊任職，以功敘五品，賞戴藍翎，²⁶與霧峰林家早有淵源。1922年，林月汀與林獻堂、林烈堂（1876 - 1947年）、吳子瑜（1885 - 1951年）、楊子培等人合資成立布嶼拓殖株式會社，並任社長，經營土地建物買賣、土地開拓事業，成為霧峰林家的事業夥伴。²⁷據林烈堂之子林垂凱回憶，家住竹山的林月汀，每次來臺中時，都住在他家，有時甚至住到長達個把月，而以竹山特產的紅地瓜相贈，此種地瓜很小但很甜，煮湯不用加糖，其與霧峰林家的情誼於此可見。²⁸此外，林月汀的女兒林青鸞為楊子培之妻，與楊子培乃岳婿關係，由於與林、楊兩家關係均密切，自然樂見兩家結親。

事實上，自1928年起，霧峰林家對楊子培的女兒即頗為注意，只

22 李毓嵐，〈林紀堂日記與林癡仙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頁76 - 77。

23 廖振富，〈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年），頁96。

24 葉榮鐘，〈林獻堂先生簡歷〉，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臺北：時報文化，1995年），頁20 - 21。

25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26、27、29、30。

26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6年），頁225。

27 杉浦和作編，《臺灣會社銀行錄》（臺北：臺灣實業興信所，1927年），頁106；〈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33。

28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33。

是剛開始時鎖定的目標是楊子培的次女楊繡霞，當時繡霞就讀彰化高等女學校，林雲龍曾前往會面，楊水心也特地前往彰化高女參訪，與繡霞交談。²⁹後來不知何故，姻緣未成，反倒是繡霞之姊雪霞，嫁給林雲龍。

1930年9月27日，林雲龍與楊雪霞在霧峰舉行結婚典禮，林家以24臺自動車、二陣樂隊前往迎娶，前來觀禮者兩百餘人，各方祝電百三通，晚間席開24桌，霧峰當地人士更上臺表演口琴、鋼琴和獨唱，場面熱烈。³⁰

楊子培為梧棲人，其祖父至器，嘉慶年間由金門遷臺，先為人挑水度日，而後改任廚師，在漸有積蓄後，開設船頭行，與大陸貿易，店號曰「楊合順」，歷經數十年，買田園數千甲，娶一妻二妾，共生子4人，又有螟蛉子4人。³¹子培父瑤卿，為至器第五子，掌楊家8房全部財產，又為楊家族長，1898年任梧棲辨務署參事，後任臺中廳參事，1902年獲紳章，家產約有15萬圓。³²

楊子培為家中長子，1907年畢業於梧棲公學校，漢學造詣頗深，其後歷任梧棲街協議會員、五福圳水利組合評議員、梧棲街長等職，是地方上著名的士紳。³³

早在兩家聯姻前，楊子培便曾參與許多霧峰林家支持的事業和活動，是林獻堂志同道合的友人。1930年7月20日，他加入林獻堂、陳炘（1893 - 1947年）、莊遂性（1897 - 1963年）³⁴等人倡設的「中州俱

29 楊水心，〈楊水心日記〉，1928年4月7日、4月15日、4月30日，未刊稿。

30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1930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322；楊水心，〈楊水心日記〉，1930年9月27日，未刊稿。

31 張勝彥總編纂，許雪姬、楊麗祝、賴惠敏編纂，《臺中縣志人物志（續修）卷九》（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政府，2010年），頁516。

32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182。

33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年），頁380。

34 莊遂性：名垂勝，字遂性，鹿港人，莊嵩之四弟。青年時期多次參與「臺灣文化協會」之宣傳活動，以擅長演講著稱。1924年畢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1925年在臺中創辦中央俱樂部，1926年開辦中央書局，1941年加入櫟社為第二代成員。戰後，1946年擔任臺中圖書館館長，1947年因二二八事件之牽連，遭憲兵扣留一週，其後對政局失望，遂隱居於臺中霧峰萬斗六（萬豐村）。有《徒然吟草》行世。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6年），頁261。

樂部」，此會宗旨在聯絡臺中州一帶的士紳，彼此敦睦友誼、交換智識，以提高生活趣味。³⁵1930年8月，出席「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大會，對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費用也有捐贈。³⁶

此外，楊子培對於象棋和漢詩的興趣濃厚，與林獻堂志趣相同，更拉近兩家的距離。在象棋方面，林獻堂常與莊嵩（1880 - 1938年）研究《橘中秘棋譜》，討論破局之法。³⁷後因感於當時臺灣青年無正當之消遣，而積極提倡，1933年1月14日，在「中州俱樂部」舉辦象棋會，並將參賽者依實力評定段級，楊子培亦下場比試，其實力被評為第五級。³⁸

在漢詩方面，楊子培素有涉獵，但林獻堂並不知情，直至1940年5月19日，當時旅居日本的楊子培，前往探視因折足而在東京療養的林獻堂時，即席順著林獻堂的韻腳，完成「祝賀會道謝原韻」七律一首，林獻堂才知楊子培亦能作詩，乃對其大加鼓舞，企圖喚起其熱心。³⁹同年6月，楊子培加入林獻堂組織的「留東詩友會」，此會乃為聯絡旅居東京能詩、或對漢詩有興趣的臺人，成員尚有陳茂源（1903 - ？年）、陳虛谷（1896 - 1965年）、甘文芳、葉榮鐘（1900 - 1978年）、黃桂華等人。⁴⁰其後，林獻堂贈送《詩韻合璧》一書與楊子培，期許其詩學造詣能更加精進；楊子培則贈所作七律一首，請林獻堂指正，林獻堂認為頗為清順，顯示楊子培的漢詩寫作具有一定水準。⁴¹

雖然林獻堂與楊子培的互動密切，但是林雲龍和楊雪霞的婚姻卻不美滿。其因在於雪霞患有肺疾，婚前林家並不知情，婚後不久病情轉

35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1930年》，頁197、239。

36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1930年》，頁276；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458。

37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頁275。

38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21。

39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1940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頁145。

40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1940年》，頁157、162。

41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1940年》，頁148、153。

劇，時常發熱，雖遍訪名醫仍不見改善。⁴²而且，可能是基於愛護丈夫林雲龍的心理，每次雲龍要接近她時，雪霞總是叫他離遠一點，用過的杯子，也叫雲龍不要使用，導致兩人分居。⁴³二次大戰期間，雲龍在臺北另娶日本女子鈴木竹。⁴⁴然而，林、楊兩家的交情似乎未受影響。

除楊雪霞外，楊子培子女亦多與名門之家結親，次男楊國喜娶陳炘之女陳雙美，兩人於1941年11月5日在圓山神社舉行婚禮，當晚在蓬萊閣宴客，林獻堂還特別以日語讀介紹辭，達15分鐘之久。⁴⁵次女楊繡霞則嫁新竹鄭用錫曾孫鄭鴻源（1906 - 1980年）。⁴⁶

二、清水楊肇嘉家族

林紀堂長子林魁梧娶楊肇嘉（1892 - 1976年）之妹楊碧霞；林根生（下厝林文察之孫、林朝雍之子）之妹林月規嫁楊肇嘉之弟楊天錫。因此，楊肇嘉有二位弟、妹與霧峰林家結親。

楊肇嘉為清水人，出生佃農家庭，後被社口地主楊澄若收養。楊澄若於1905年授佩紳章，其資產估計約36萬圓，曾組織牛罵頭輕鐵會社，對於築路造橋、修廟建寺、創立學校、軍資獻納、艦隊建造、救荒恤貧等事務向來不遺餘力。⁴⁷

1920年楊肇嘉被任命為首任清水街長，1924年受蔡惠如（1881 - 1929年）影響，投身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依照日方規定，官派街長不可參與民間請願，且參與者若為公教人員，常被迫去職；享有專賣鴉片、食鹽、煙草、酒之特別權利者，會被剝奪專利，但楊肇嘉仍不為

42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1931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頁179、215、250；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頁166、296。

43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44。

44 根據林博正回憶，林雲龍的日籍妻子好像叫做武子，中文名字是林多惠，但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記載的姓名為鈴木竹。〈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108；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八）1946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頁279。

4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1941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頁374。

46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380。

47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187。

所動，1924年9月1日，街長任期屆滿，即不再續任。1925年2月，楊肇嘉與林獻堂等人赴日請願，遍訪日本貴、眾兩院議員。1927年擔任臺灣民眾黨駐日代表，向內閣提出地方自治等15項要求。1930年任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之常務理事，1941年赴上海發展實業。⁴⁸

林獻堂和楊肇嘉為「新民會」前後任會長，每月有例會，常邀請專家進行演講；而在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過程中，兩人曾一起赴日，宴請日本國會議員，期望他們能支持設置臺灣議會。⁴⁹因此，楊、林兩人實為志同道合的夥伴。循此機緣，楊肇嘉之妹楊碧霞乃下嫁林魁梧，然而此段婚姻後來卻以離婚收場。

林魁梧為一不事生產、揮霍無度、品性不端的紈袴子弟，1921年林紀堂所立的遺言公證，乃以浪費、不盡孝道、能力不足為由，將魁梧繼承人的資格廢除，並將其所應分得之500石租給予其妻楊碧霞。⁵⁰翌年，其母陳岑將其禁治產，只透過林獻堂，每月給予一定的生活費，⁵¹但魁梧仍屢次託人向其母要錢；⁵²甚至經常毒打其妻，⁵³以致陳岑在日記中直接以「逆子」、「禽獸」、「孽子」稱之。⁵⁴

1929年4月，魁梧為得到其妻分得之產業，與楊碧霞進行離婚訴訟，誣指女兒貞子為碧霞在外姦通所生，不承認是自己的骨肉。當時林獻堂受陳岑之託，曾勸魁梧取消離婚之意，無奈他態度橫暴，林獻堂亦無可如何。隨後，楊肇嘉來到霧峰，希望魁梧先取消訴訟，再處理離婚事宜。不料魁梧精神狂亂，甚至打破室內石棹、物件，連警察亦不敢阻止。⁵⁵1932年，碧霞遂移居臺中。⁵⁶

48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382 - 383；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1970年），頁161 - 171、195 - 200、204、249、338 - 342。

49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頁93、98。

50 〈頂厝大房林紀堂的遺言公證林紀堂〉，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90；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1930年》，頁73。

51 〈陳岑日記〉，1924年1月7日、1月28日，未刊稿。

52 〈陳岑日記〉，1924年1月6日、9月29日，未刊稿。

53 〈陳岑日記〉，1924年3月11日、3月12日，未刊稿。

54 〈陳岑日記〉，1924年1月6日、7日，1月27日，11月15日，未刊稿。

55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頁121 - 122；李毓嵐，〈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2010年8月19 - 20日，頁15 - 16。

56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頁87。

林魁梧個性反覆，在碧霞離開後，又找來律師，希望林獻堂能出面調停，讓他與其妻能復歸於好。1933年又向法院提出請求，希望能與碧霞同居。林獻堂以為，由於魁梧酗酒，常使碧霞感到難堪，若能戒酒，同居自無問題，何須向法院提出請求也。⁵⁷不過，魁梧隨後態度逆轉，要求碧霞交出林紀堂遺言贈與的16甲土地，做為離婚條件。然而，依碧霞所言，她所獲得的土地惟有6甲餘，且曾遭逢水崩，僅剩3甲餘。但是魁梧揚言非16甲不可。⁵⁸兩人經歷諸多波折，1934年總算將離婚手續辦妥，林獻堂對碧霞感到萬分不捨，期望她仍維持與霧峰親戚的情誼，此後仍能常相往來。⁵⁹

由前所述，嫁入林家的楊家小姐碧霞處境堪憐，然而，嫁入楊家的林家小姐月規命運亦乖違。月規之夫楊天錫婚前已得肺病，當時他雖稍顯消瘦，但從外表卻很難看出其嚴重的程度。1916年適逢楊肇嘉長子基椿滿週歲和養父楊澄若的60大壽，楊家乃計畫同時替天錫娶親，來個三喜臨門，以便將病魔沖散。楊家為籌辦喜事，特別雇請名匠佈置正廳，單單油漆、塗繪圖案以及各種裝飾，就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此外，並與全臺灣最出名的戲班簽訂契約，對於戲臺上的裝置設計也用盡心思，花了很多錢。這次喜慶三重奏，是清水當地前所未有的大鋪張，風聲傳播得很遠、很久，楊肇嘉的養父和弟弟都引為自豪，特別是楊父作壽時，地方顯要、官吏，以至於鄉人、佃農都在宴請之列，奏樂和演戲甚至連演12天才罷。然而，1919年楊天錫便過世了，林月規結婚兩年便守寡，初聞噩耗時，不禁放聲慟哭，當時兩人的骨肉楊松齡僅8個月大。其後，由楊肇嘉一手包辦買棺材、做法事、埋葬等後事，並協助松齡的撫養與教育。⁶⁰

三、大雅張煥珪家族

林烈堂長女林月霞嫁張煥珪（1902 - 1980年），次女林碧霞嫁張

57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頁508；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頁131。

58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頁349。

59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1934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43。

60 楊肇嘉，《楊肇嘉回憶錄》，頁128、150。

煥珪的堂弟張天錫，姊妹兩人均嫁入大雅張家。林夔龍長女林良子則嫁張煥珪長子張耀京。

大雅張家原居嘉義石榴班，張立川時遷來大雅，兩代後傳至張江中，因為人公正，被推選為庄長。⁶¹張江中有二子，長子濬哲（1898 - 1930年），英俊瀟灑並愛好文藝，1926年任「中央俱樂部」的創立委員長，惜33歲即因肺病過世；⁶²次子煥珪，個性正直有威嚴，1920年畢業於臺中中學，19歲時接任臺中興業組合長（今臺中第一信用合作社），1927年與其兄張濬哲、莊遂性等人創辦中央書局，1936年與岳父林烈堂成立臺中商業專修學校（今新民高級中學），亦任《臺灣新民報》顧問、大雅庄協議會員、大雅信用組合理事等職，並曾參與臺灣文化協會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活動。⁶³

張煥珪18歲時與林月霞共結連理，林月霞還大張煥珪兩歲。張、林兩家之所以結親，是因當時地方上的有錢人家大都熟識，若覺得門風差不多，彼此都會互相留意。但起初林月霞並不打算出嫁，因其母蔡佩錕早逝，她很早就跟著阿媽吃素，在有阿媽當靠山的情況下，家裡沒人敢管她，包括林烈堂在內，因為「阿媽疼的人，爸爸怎麼敢管！」但最後仍然成婚。⁶⁴

林烈堂次女林碧霞則嫁張煥珪的堂弟張天錫。林碧霞雖只有日本小學校畢業的程度，但在家庭教師的教導下，能說英文、廣東話和北京話，頗具才華。兩人會結識是因某年臺中城隍廟慶時，同去看熱鬧，天錫看到碧霞後，相當喜歡，不久就請人到林家提親。當時張天錫約17歲，林碧霞18歲。由於男方年紀太輕，林家原本反對這門親事，但是張天錫很熱情，而且雙方畢竟門當戶對，林烈堂最後還是允諾。然而，小夫妻婚後感情並不融洽，原因在於張天錫太愛玩，常跑酒家，林碧霞生

61 〈張耀錡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94。

62 張勝彥總編纂，許雪姬、楊麗祝、賴惠敏編纂，《臺中縣志人物志（續修）卷九》，頁419 - 421。

63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224；〈張耀錡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94 - 95。

64 〈張耀錡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95。

下張耀洲後，即遠赴日本，但並未離婚；至於張天錫，27歲就病死，死前另娶一名酒家女叫阿治。⁶⁵

之後，林碧霞返臺，獨居臺中，與嘉義林文樹（1908 - 1960年）等人有所往來。林文樹是霧峰林家的姻親（林碧霞之弟林垂凱娶林文樹之妹林秀麗），且曾任《臺灣民報》監察人，故與霧峰林家成員熟識，而林文樹又與羅萬俤（1898 - 1963年）相善。透過這層關係，羅萬俤喜歡上林碧霞，並向林家表達迎娶之意。由於林碧霞為再嫁，且羅萬俤先前已有兩段婚姻，林家起初不表贊同。羅萬俤原配為萬斗六林氏，育有兩女秀卿、秀春，但早逝。其後，羅萬俤又娶顏欽賢（1902 - 1983年）之妹顏碧霞，生有二男一女光華、光陽、培珍，最後以離婚收場。是以，羅萬俤的感情經歷和家庭狀況均較複雜。然而，當時已進入戰爭時期，單身女性有可能被徵召至前線擔任護士，林碧霞的父母怕她會被徵召，所以才答應兩人結婚，但兩人婚後並未生育。⁶⁶

大雅張家與霧峰林家的關係，又因張耀京和林良子的結合而更深一層。張耀京為張煥珪長子，林良子是林階堂次子林夔龍的長女，兩人由楊肇嘉擔任媒人，於1949年8月31日訂盟。⁶⁷

四、嘉義林寬敏家族

林寬敏為嘉義望族，由砂糖業起家，⁶⁸曾任一百銀行董事長，後改為商工銀行，共娶七名妻妾。其女林秀麗嫁林烈堂之子林垂凱。⁶⁹

林寬敏次男林文樹，亦是嘉義聞人。林文樹自玉川公學校（現崇文國小）畢業後，赴日本名教中學就讀，20歲畢業返臺，就任官選之嘉義市會議員，嗣後出任嘉南大圳組合評議員、臺南州水產會評議員、臺灣新民報社顧問、嘉義市南門區區長等職。1946年，林文樹當選嘉義市

65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67。

66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66 - 67。

67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9年6月3日、8月31日，未刊稿。

68 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年），頁444。

69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72。

參議會參議員，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被選為嘉義市和平談判代表，前往嘉義機場，以致被羈押22天，後獲得釋放。1951年復被選為嘉義市議員及副議長，嗣後並獲聘為臺灣省政府參議。⁷⁰

林秀麗和林垂凱的婚姻，係由楊肇嘉堂侄楊貽柄居間牽成。楊貽柄畢業於日本武藏野高等工業學校，為建築家，那時正在嘉義幫林文樹設計建築圖、蓋房子。由於楊貽柄曾是林烈堂家的職員，林垂凱之母何美乃問他，你常去嘉義，難道都沒有認識一、兩位好的小姐，可以介紹給垂凱？於是楊貽柄再到嘉義時，就問林文樹：「有沒有適當的小姐？」林文樹乃推薦她的妹妹林秀麗，林垂凱看過之後也感到滿意，婚事便成。⁷¹

參、與中部名門大族的聯姻

此處指涉的中部，為日治時期的臺中州，包含今日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等行政區。名門大族泛指有成員在清代取得科舉功名，或在日治初期獲頒紳章，列名《臺灣列紳傳》，進而擔任州（市街庄）協議會員、街庄區長等基層行政職務的家族。

前述與霧峰林家結親的政治、社會運動夥伴，包括梧棲楊家、清水楊家、大雅張家，以家勢而論，其實亦屬中部名門大族。不過，在中部的名門大族中，尚有與民族運動關係較淺薄的清水蔡蓮舫家族、臺中吳鸞旂家族、筱雲山莊呂家、彰化楊吉臣家族與霧峰林家聯姻。

一、清水蔡蓮舫家族

清水蔡蓮舫家族與霧峰林家有雙重的姻親關係。先是林烈堂娶蔡蓮舫（1875 - 1936年）之妹蔡佩錕，其後，蔡蓮舫養子蔡伯汾（1895 - 1984年）娶下厝林輯堂之女、林資彬（1898 - 1946年）之妹林月波，

70 賴彰能編纂，《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嘉義市：嘉義市政府，2004年），頁139。

71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24 - 24。

算是親上加親。

財富稱霸清水的蔡蓮舫，名占開，乃「蔡源順」之後代，又稱「九老爹」。乾隆年間，其十六世祖世璉公攜妻自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古山鄉來臺，卜居彰化城牛罵頭社（今清水），初因經濟拮据，夫妻兩人共穿三條內褲，疊層縫補重達三斤。公有二子再來、八來，八來創立「蔡源順」船郊，經營樟腦、米穀、山產等貿易，旗下帆船往返於福州、泉州間，並遠至天津、北京，不數載即倉庫盈饒，富甲一方。八來有五子，分別為孝友、德晉、時超、懷勳、時洲，蔡蓮舫即五房蔡時洲之長男，⁷²曾因治警事件入獄的櫟社成員蔡惠如，則是二房德晉之孫。⁷³

蔡蓮舫於1888年考上秀才，1890年准補廩生，1892年准補貢生，翌年因陝西饑饉，捐納為同知候補。日治後，1896年由於捐助大肚埔羌林庄憲兵屯所之建設費和牛罵頭辨務署設立的相關用品，獲得日本政府特賞。1897年被命隨同民政長官水野遵赴日觀光，同年獲頒紳章，並任牛罵頭辨務署參事。1898年任臺中辨務署參事。1912年獲選為臺灣人代表之一，參加明治天皇的葬禮。1915年任臺中廳臺中區長，後被指定為葫蘆墩街煙草賣捌人（中盤商）。1920年任臺中市協議會員，1921年任臺中州協議會員，1922年任臺中州臺中市鴉片販賣人，1924年被指定為清水街煙草賣捌人。在事業方面，蔡蓮舫歷任臺中製糖會社專務取締役、牛罵頭輕鐵會社取締役、彰化銀行監察役、華南銀行監察役、沙轆製糖株式會社監察役、海南製粉株式會社監察役、大成海上火災保險會社相談役等職。⁷⁴

以下敘述蔡蓮舫與霧峰林家的姻親關係。林烈堂13、14歲時，因體弱多病，先娶張省為妾協助侍候照應，兩人生林垂拱，其後為求門當戶對，獲蔡家諒解先行娶妾之苦衷後，再明媒正娶蔡佩錕，育有林月霞、林垂珠。在此情形下，林垂拱雖然年紀較長，由於係庶出，戶籍上的長子反而是林垂珠。但蔡佩錕30多歲即過世，林烈堂乃再娶陳淑寬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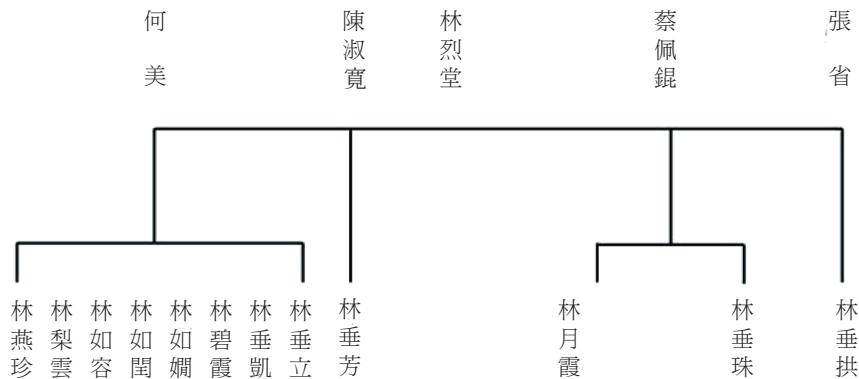
72 〈古山蔡源順世族源流略誌〉，蔡景軾先生提供。

73 蔡德晉無子，乃收養大房蔡孝友次男蔡敏男為子，蔡敏男生蔡惠如。〈蔡源順世族系統圖〉，蔡景軾先生提供。

74 張勝彥總編纂，許雪姬、楊麗祝、賴惠敏編纂，《臺中縣志人物志（續修）卷九》，頁522 - 523。

繼室，又納何美為妾。⁷⁵

由於係親家，林烈堂向來與蔡家往來密切。1923年8月，辜顯榮籌組「公益會」，⁷⁶欲向報界發佈蔡蓮舫已承諾擔任支部長的消息，林烈堂得知後，半夜急忙告知在蔡家擔任家庭教師的黃旺成（1888 - 1979年）此事，黃旺成乃電請《臺灣日日新報》修正。⁷⁷同月9日，林烈堂生日開宴，蔡蓮舫亦受招待與會。⁷⁸



圖一、林烈堂子女圖

資料來源：〈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6-8。

蔡蓮舫之次養子蔡伯汾，⁷⁹畢業於東京帝大法科，1919年任司法官試補，在大阪地方裁判所任職，1923年升任判事，是臺灣人中第一個

75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6-8。

76 1923年8月5日，辜顯榮在臺中公會堂召開「臺灣公益會創立旨趣宣傳招待會」，招待臺中市重要士紳及臺中州下各郡之庄長及地方有力者與會，共80餘人出席。會中辜氏陳述開會旨趣，曰現在臺灣以圖上下意思之疏通，最為必要，而其先以教育為第一急務，次則改革社會。新思想者妄向政府請願，以他之鄙見，則以穩健著實徐進為宜。但此種論點，並未完全得到與會人士的贊同，有人主張將「臺灣文化協會」和「公益會」合併，因為臺灣議會之請願，乃為臺灣之利益，「公益會」亦為臺灣之利益，旨趣既同，不如合併。辜氏聞後，憤然離椅發言曰，有人說他接受總督府12萬5千圓的買收，才運作「公益會」，但他不受何人所託，完全係自發，實為臺灣謀幸福，請大家互相為臺灣之利益活動。〈公益會臺中宣傳〉，《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2年（1923年）8月6日，版6。

77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1923年8月7日，未刊稿。

78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1923年8月9日，未刊稿。

79 蔡蓮舫娶妻吳黛雲，僅生一女嬌霞，乃養同宗蔡番之第四子蔡伯湘為過房子，再養蔡阿抵三男蔡伯汾為過房子。1909年，蔡蓮舫娶廖貴為妾，後生三子伯淙、伯淩、伯浚。張勝彥總編纂，許雪姬、楊麗祝、賴思敏編纂，《臺中縣志人物志（續修）卷九》，頁524。

判事。⁸⁰1924年回臺，執行律師業務，於臺中市開業。⁸¹其後，與霧峰林家千金小姐林月波結婚，但兩人婚後感情不睦，時常爭吵，由於伯汾的態度不佳，月波並曾破壞其律師牌照兩次，以出氣。⁸²

到了1933年9月，由於月波身為有夫之婦，卻愛上56歲的日本老巡查和田，曾數度至豐原相會，知者甚眾。伯汾乃提出通姦告訴，月波遂遭檢察官拘留。當林獻堂和林資彬前往探視時，檢察官告知兩人勸月波答應離婚，但月波雖大哭約十分鐘，卻堅決不同意離婚，因為拘留中離婚，即代表承認通姦罪行。林獻堂也認為此事關乎家族名譽，斷不能承諾。林獻堂隨後詢問蔡蓮舫之意見，蔡蓮舫認為，此時不適合離婚，應當等到保釋後，再協議一方法以解決此事。然而，檢察官態度強硬，表示若不承諾離婚，即不能保釋，事態陷於膠著。事實上，林獻堂對於月波的行為極不諒解，背地痛斥曰：「不愛臺灣人而愛日本人，不愛青年人而愛老巡查，其受罪不亦宜乎。」⁸³

1933年10月4日，月波才被釋放，她因畏懼再被拘留，只得答應檢察官的離婚條件，於10月6日與伯汾和解，簽訂離婚契約，但過兩天又反悔，打算與伯汾徹底抗爭。林獻堂不敢贊成此事，因為和解書已蓋印，如何再翻案？隨後，檢察官長召見林獻堂，曰此事雖有可疑之處，但和解為上策，否則日後法院審理時，有罪、無罪雖不可知，但暴露此醜事於大眾前，林、蔡兩家的顏面將掃地。月波之後並未翻案，仍依前議離婚，但與伯汾瓜分室中家具時，因兩人各不相讓，又發生爭執。⁸⁴數月後，月波搬至霧峰，與其弟資彬同住，但不久就傳出與人私奔之事。1940年11月，這名感情強烈的女子死於中國。⁸⁵

80 張勝彥總編纂，許雪姬、楊麗祝、賴惠敏編纂，《臺中縣志人物志（續修）卷九》，頁186。

81 蔡伯汾正式執業前，先於1924年6月1日午後6時，在臺中公會堂舉行招待披露宴，昭告大眾。其法律事務所設於臺中市寶町四丁目。〈開業披露〉，《臺灣日日新報》，大正13年（1924年）5月30日，版4；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1924年6月1日，未刊稿。

82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1931年》，頁256。

83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頁372 - 376。

84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頁391 - 395。

85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頁424、466；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1941年》，頁93。

蔡伯汾的個性剛毅，⁸⁶由前述離婚事件可略窺一二，他後來與同為基督教友的王蜜結婚。⁸⁷

林獻堂和蔡蓮舫由於同為中部重要的社會領導階層，兩人互動頗多。1929年9月，林、蔡曾共同受邀至臺中公會堂，參加石塚英藏總督的茶話會；同年10月，東伏見宮妃殿下（東伏見宮依仁親王妃周子，1876 - 1955年）抵臺中時，有資格至臺中車站親迎之臺灣人，僅林獻堂、蔡蓮舫、林耀亨（1868 - 1938年）、李崇禮（1874 - 1951年）四人而已。然而，林、蔡兩人之間似乎略有心結。1929年11月，林澄堂（1882 - 1929年）病重之時，蔡蓮舫曾帶兩位漢醫前來探視，卻對林獻堂說：「我引漢醫來看老四（澄堂），貴親堂或誤解我有野心，而巴結財產家也。」林獻堂回曰：「凡親戚有財產者，若患病，皆不可往觀之，往觀之，即為野心而巴結矣。」⁸⁸

蔡蓮舫與板橋林家亦有姻親關係，其女蔡嬌霞嫁林祖壽，但與霧峰林家的親事，如前所述，卻以遺憾告終。

二、臺中吳鸞旂家族

吳家與林家頗有淵源，吳鸞旂之父吳懋建（1827 - 1864年），號景春，娶林奠國之妹林純仁，故吳鸞旂與林文欽為表兄弟，吳鸞旂之子吳子瑜和林文欽之子林獻堂則為姑表兄弟。其後，林澄堂娶吳鸞旂之女、吳子瑜之姊吳映雪，更是親上加親。

吳懋建少習武，曾參加林文察之臺勇，先後兩次到大陸與太平軍作戰，1862年又隨林文察回臺平定戴潮春事件，1864年再次西渡平漳州匪亂，卻因積勞成疾而病故。吳懋建有二子，長子吳葆旂係庶出，次子吳鸞旂乃以嫡子繼承父業。吳鸞旂因其母林純仁之故，與霧峰林家時有往來。1885年臺灣建省，臺灣巡撫劉銘傳以彰化縣橋仔頭為省垣所在，並命林朝棟負責興築臺灣府城，吳鸞旂則授命為督造城廓的

86 1924年5月10日，蔡伯汾生父蔡阿抵至蔡蓮舫家訪他時，不知何故，蔡伯汾的反應冷淡，毫無父子相逢該有的熱絡。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1924年5月10日，未刊稿。

87 張勝彥總編纂，許雪姬、楊麗祝、賴惠敏編纂，《臺中縣志人物志（續修）卷九》，頁187。

88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頁305。

總理。⁸⁹日治後，1897年授佩紳章，翌年任臺中縣參事，後改臺中廳參事，資產約90萬圓。⁹⁰

吳鸞旂長子吳子瑜，又名東碧，1922年吳鸞旂去世後，即在太平庄車籠埔冬瓜山興建吳家花園及吳鸞旂墓園。花園分內、外院，外院為荔枝園，內院主要建築為紅磚洋樓，稱「東山別墅」。花園東南側為吳鸞旂墓園，採西洋式設計，雄偉華麗。⁹¹1926年吳子瑜加入櫟社，此後常邀櫟社社友和他社吟友至「東山別墅」舉辦雅集。根據櫟社社員張麗俊的觀察，別墅內廣置亭臺樓閣，植花果萬餘株，連園中通行小徑亦用水泥印成古木形，一步一塊，到處皆然，裝飾極為用心，張麗俊乃讚嘆當年石崇之金谷園恐怕亦不過如此。⁹²

吳鸞旂父子是霧峰林家事業上重要的合作夥伴，以吳鸞旂而言，1903年他與林季商、蔡蓮舫等人合資設立株式會社中部臺灣日報社；1922年與林月汀、林獻堂、林階堂等人成立布嶼拓殖株式會社。以吳子瑜而言，1926年與林階堂等人創設「東華名產株式會社」，以銷售臺灣青果至大陸為主；同年並投資陳炘和林獻堂等人發起的「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任副社長。⁹³

由於吳子瑜和林獻堂具有親戚關係，又同為櫟社成員，私下來往極為密切。林獻堂曾多次出席吳子瑜在「東山別墅」舉行的詩會。1930年6月9日，吳子瑜召開「啖荔會」，林獻堂到場後，發覺荔枝之色已紅到十分，滿樹纍纍，真是好看，便親自選擇其佳者而啖之。林獻堂向來啖荔未超過10顆，但此日胃口大開，竟啖至35顆之多，而腹亦不覺其飽。⁹⁴

1937年4月，吳子瑜移居北京，因經商之故，經常往返於北京、臺

89 謝英從，《臺南吳郡山家族發展史：以彰化平原的開發為中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年），頁52 - 53。

90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195。

91 謝英從，《臺南吳郡山家族發展史：以彰化平原的開發為中心》，頁55。

92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年），頁440；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水竹居主人日記（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2004年），頁49。

93 謝英從，《臺南吳郡山家族發展史：以彰化平原的開發為中心》，頁220 - 227。

94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頁191。

灣、東京三地，但與林獻堂仍維持連絡，偶爾回臺時也常出席林獻堂為指導後輩寫作漢詩而組織的詩學團體，例如1941年10月12日，參與「讀詩會」；⁹⁵1942年5月2日、6月6日、7月4日，三度出席「漢詩習作會」，⁹⁶在會中略盡指導之責，為延續漢學而努力。

然而，吳映雪與林澄堂的婚姻卻不幸福。家世顯赫的吳映雪嫁進林家時，帶來豐富嫁妝，排場驚人，但不知何故她非常懼怕澄堂，每次看到他都會嚇得躲在牆邊，所以兩人並未生育子女。林澄堂之後再娶簡輕煙、賴麵為妾，吳映雪的日常生活起居都由賴麵負責照顧。林澄堂過世後，吳映雪分得500租，但卻不曾花用。吳映雪亡故時，家人發覺她的鈔票都已發霉。⁹⁷

三、筱雲山莊呂家

筱雲山莊呂家是霧峰林家的世交姻親，呂敦禮（1871 - 1908年）娶下厝林壽堂之女林覺滿，呂蘊白（1878 - 1955年）娶林獻堂胞姊林金鵬。反之，呂家淑媛亦嫁至霧峰林家，林紀堂次子林津梁娶呂婉如，林澄堂長子林垂明娶呂雨。

呂家原籍漳州府詔安縣二都秀篆，1771年十二世呂祥省（1723 - 1780年）攜眷來臺，祥省過世後，1790年其弟呂祥炮將家族帶到三角仔進行開墾工作。傳至十四世呂世芳（1806 - 1870年）時，由於擅積蓄，能理財，終成富戶。世芳曾邀集一些文士集資創立「文英社」，為祭祀文昌帝君的神明會組織。十五世呂炳南（1829 - 1870年），未弱冠即補弟子員，平素關心文教事業，除延請名士至「文英社」設教外，並發放花紅銀，鼓勵具有功名者前來拜謁、掛匾。⁹⁸

95 「讀詩會」：係為加強櫟社新進社員的漢學基礎而設，林獻堂特別商請傅錫祺於每月第一個星期日下午4時至7時半前來指導，協助會員研讀七絕、七律和五律。自1941年4月6日起，前後舉行10回。李毓嵐，《世變與時變一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頁366 - 368。

96 「漢詩習作會」：自1942年3月開始活動，聚會日期是每月第一、三週的星期六下午3時，地點在一新會館圖書室，參加者或作唱詩或作絕句，並指派一人發表演說，談其所讀之詩。李毓嵐，《世變與時變一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頁368 - 371。

97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44 - 45。

98 陳珮玲，〈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頁35 - 41、123、140 - 145。

由於呂家住宅在戴潮春事件中遭到破壞，1866年呂炳南乃興建一座防禦性更強的宅邸，命名為「筱雲山莊」，在其中收藏經、史、子、集書籍，共21,334卷，被譽為臺灣第一位藏書家。⁹⁹呂炳南並聘請嘉應州舉人吳子光（1819 - 1883年）在山莊執教，在此種環境的薰陶下，呂炳南三子汝玉（1851 - 1925年）、汝修（1855 - 1889年）、汝誠（1860 - 1929年）皆以能文稱於當時，被譽為「海東三鳳」。¹⁰⁰

呂敦禮，號厚庵，為呂汝玉長子，¹⁰¹才學甚高，為櫟社成員，時人認為若與其父相較，實青出於藍，惜38歲即歿去。¹⁰²其妻（林壽堂之女）受此打擊，乃頓悟人生之道，率領四名女兒、二名姪女至苗栗大湖法雲寺皈依三寶，拜覺力和尚為師，法名覺滿。其後，至后里太平山創建道場，但覺滿不幸因腦疾圓寂，幸眾女秉承其遺志，1930年10月20日毘盧禪寺遂落成，恭請覺力和尚為開山祖師。覺力往生後，住持一職由覺滿長女妙塵接任。¹⁰³

呂蘊白，號琯星，為呂汝修長子，係林獻堂的姊夫，與林獻堂均為櫟社成員，由於既是姻親又是詩友，故兩家常有往來。1932年6月19日，呂蘊白次子呂靈石與莊嬌結婚時，即由林獻堂擔任主婚人。林獻堂之祝詞引〈周南〉之詩及論夫婦之平等，並希望他倆銀婚式時，再請眾人喝喜酒。¹⁰⁴呂蘊白對於「霧峰一新會」的活動頗感興趣，1933年「霧峰一新會」舉辦成立一週年之系列活動時，3月18日，呂蘊白特別前來霧峰，觀賞夜間舉行之晚會，節目內容包括演劇、跳舞、口琴合奏等等，並出席隔日之祝賀會。¹⁰⁵1935年4月，墩仔腳大地震過後，呂蘊白

99 莊永明，〈第一位藏書名家—呂炳南〉，收於莊永明，《臺灣第一》（臺北：時報文化，1995年），頁40。

100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頁45、54；陳珮玲，〈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頁69 - 75。

101 〈臺中縣神岡鄉三角村北田房呂氏系統圖〉，收於呂煉石編，《呂氏家譜簡要》（臺中：呂家自刊，1965年重編）。

102 賴健祥，《臺中外史》（作者自印，1967年），頁71。

103 蔡采秀，《臺中縣的佛寺》（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58。

104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頁252。

105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頁111 - 112。

的家屋受到損害，林獻堂特別補助他200圓，以利修繕。¹⁰⁶此外，林獻堂亦資助呂蘊白之女麗娟、呂磐石（呂蘊白長子）之女瓊姬的學費，當時兩人均考取彰化高女，卻面臨學費不足的難題，林獻堂乃補助每人每月20圓。¹⁰⁷

1929年呂婉如下嫁林津梁，此段姻緣的開端，係因呂磐石曾教津梁英文，透過其居間牽線而成。¹⁰⁸然而，津梁有酗酒的毛病，婚後照常攜妓入室，而不顧婉如的情面，更常對婉如施以家暴，兩人結婚不滿五個月，婉如已被津梁痛毆數次。¹⁰⁹此外，津梁平日浪費無度、索錢不休，而被其母陳岑評為不孝。¹¹⁰由於津梁不為陳岑所喜，連帶使陳岑與婉如的婆媳關係亦出現問題。婉如對陳岑極為畏懼，某次她來林獻堂宅賀正，得知陳岑在屋內後，便不敢入內，匆匆離去。¹¹¹林獻堂雖居中協調，勸陳岑對婉如須用同情、諒解；勸婉如凡事要向前，有不知的事情，當向姑、夫商量，¹¹²但成效極為有限。

1932年津梁利用分得之林紀堂遺產，在臺中市建築洋樓，與婉如移居於此，但兩年後變將家產敗光，只得返回霧峰投靠陳岑。津梁之所以破產，有人說是因他從小就至日本讀書，不太會說臺語，不知道土地行情，土地均交由帳房變賣，但帳房是否照價算給主人，還是污掉就無法得知。¹¹³但陳岑竟將津梁敗家的責任完全歸罪於婉如，而痛罵之，林獻堂雖極力替婉如辯解，亦不能改變陳岑的想法。¹¹⁴

由於津梁行為不端，陳岑生前立下遺言公證，排除其財產繼承資格。¹¹⁵1935年陳岑亡故，津梁和婉如失去生活所依，屢次向林獻堂請求

106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1935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頁314。

10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1939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頁130。

108 〈林榮宗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84。

109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頁4。

110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頁316。

111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1931年》，頁60。

112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頁67。

113 〈林榮宗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84 - 85。

11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1934年》，頁449。

115 李毓嵐，〈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頁17 - 18。

救濟，1940年林獻堂乃指示由「財團法人蘭生慈善會」（後改為「蘭生仁愛之家」）¹¹⁶每月撥出70圓與之。¹¹⁷1943年津梁又請求向大安會社借金百圓，但林獻堂不允，因其根本無償還能力，但是隨後婉如亦出面哀求，獻堂不忍，答應再從「財團法人蘭生慈善會」予以補貼。¹¹⁸由於良人不良、婆媳不和，婉如婚後的生活實為艱苦。

津梁和婉如育有二子榮宗、順宗。長子林榮宗畢業於臺大法商學院商學系，後入林務局工作，直迄退休；次子林順宗畢業於臺中高商，後在林獻堂夫人楊水心的協助下，進入彰化銀行任職。¹¹⁹

呂雨和林垂明的婚姻，亦有一些波折。垂明的精神狀況並不穩定，1930年起日益嚴重。¹²⁰直至1937年，才送至台北養浩院治療。¹²¹呂雨的處境讓人頗為同情

四、彰化楊吉臣家族

彰化楊吉臣家族亦是霧峰林家的世交姻親，楊吉臣（1852 - 1930年）之姊楊水萍嫁林朝棟；¹²²在楊晏然的女兒中，楊水心嫁林獻堂，楊秀嫁林資彬；楊吉臣之孫楊景山（1906 - ? 年）則娶林瑞騰之女林雙全。

楊吉臣因協助日人統治臺灣有功，1896年敘勳六等，獲頒瑞寶章，其後歷任參事、區長等職，1897年得授紳章，1902年任彰化街長，亦為溝墘製糖會社中部運輸會社長。日治初期資產約4萬圓，是彰

116 財團法人蘭生慈善會：1933年成立，林紀堂小妾許悅在獨子林蘭生過世後，捐出自己得自於紀堂的養贍租和蘭生財產的半數，做為財團法人慈善基金，以紀念林蘭生。慈善會之目的為救恤、施捨、獎學及其他社會公益事業。李毓嵐，〈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頁18 - 19。

117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1940年》，頁155、197。

11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五）1943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8年），頁288。

119 〈林榮宗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83、87 - 88。

120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1930年》，頁158、163、319、398；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1931年》，頁51；〈楊水心日記〉，1930年4月23日、10月10日、11月28日，未刊稿。

121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一九三四年》，頁364。

122 1903年林朝棟過世時，楊吉臣曾撰〈祭林朝棟文〉弔念，文中提及「自臺灣領代後，吉臣與姊丈各天其一方」，故知林朝棟之妻楊水萍是楊吉臣的姊姊。楊吉臣，〈祭林朝棟文〉，《臺灣日日新報》，第1526號，明治36年（1903年）6月3日，版4。

化地區知名的望族。¹²³

楊吉臣姊楊水萍，乃林朝棟夫人，以有勇有謀、不讓鬚眉馳名，在霧峰林家地位崇高，有一事最讓子孫津津樂道。某次林朝棟與劉銘傳在苗栗被原住民圍攻，受困七天，楊水萍覺得非前去解圍不可，即召集所有的家丁，一邊放風聲，說清朝已派大軍進攻，一邊準備鑼鼓，一路敲鑼打鼓地招收自願參加的民兵，並將當時13歲的長子林季商綁在最前面當前鋒，自己在最後坐鎮。虛張聲勢的結果，真使原住民以為朝廷派大軍攻來，頓時逃得無影無蹤，遂救出林朝棟一行。此外，楊水萍在出發前已指示家中婦女將米磨成粉，準備流質的食物，因為她知道他們已經七天沒有進食，若突然進食，腸胃會負荷不了而破裂。¹²⁴由此觀之，楊水萍實為一膽識過人、智勇兼備的奇女子。

楊晏然之女楊水心，14歲即于歸林獻堂，為人肚量大、好客、有見識，總將家事處理得井井有條，特別是當林獻堂因政治情勢或是身體狀況不良而滯留日本時，家中大小事務均由其一手掌理。論者以為，若非楊水心恰如其份的扮演好林獻堂妻子的角色，林獻堂實無法成就其政治事業。¹²⁵楊水心之妹楊秀嫁下厝林資彬，姊妹兩人均嫁入霧峰林家，惜楊秀早亡。

楊景山，為楊吉臣長孫、楊偉修長子，1932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同年進入臺灣新民報社任職。¹²⁶楊景山妻為林瑞騰之女林雙全，兩人於1933年6月17日訂盟，由楊肇嘉擔任媒人；¹²⁷同年11月27日在彰化武德殿結婚，由林獻堂證婚，其祝詞曰：「雙方須要諒解，不可要求力所不能為之事，方能造成美滿家庭。」¹²⁸

五、其他中部家族

123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182；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頁347。

124 〈林秀容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18。

125 許雪姬，〈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由陳峇、楊水心日記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6（2008年12月），頁231。

126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8年版）》（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年），頁417。

127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頁242。

128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頁455。

（一）鹿港莊士勳家族

莊士勳（1856 - 1918年），字竹書，1879年中試舉人，乙未割臺時，赴泉州避亂，達3年有餘。後返鹿港，雖於1902年獲頒紳章，但卻終日閉門讀書，不受日人之聘。霧峰林家深慕其德，乃厚聘其前往林家講學，歷時十餘年，受教者不可勝數。¹²⁹莊士勳長女莊賽金嫁林紀堂，惜早亡，後紀堂再納陳岑、許悅為妾。

莊士勳兄莊士哲（1850 - 1918年），為廩生，曾任教彰化礮溪書院及白沙書院，1902年獲頒紳章，並擔任鹿港區長，致力於修溝洫以興水利，建學校以盛風化。¹³⁰士哲小女兒莊能宜嫁林幼春為妻，夫妻兩人感情很好，生林正熊，但能宜18歲就過世，幼春乃再娶賴書（生林培英）、王理、柯查某。¹³¹

莊士哲子莊嵩，字伊若，號太岳，1902年畢業於臺中師範學校，1906年加入櫟社，1908年應霧峰林家之聘，前往講學。¹³²1930年在霧峰擔任「漢文研究會」講師，1933年「一新義塾」成立後，亦任漢文教師。¹³³莊嵩在霧峰執漢文教鞭，長達30餘年，除本身國學造詣佳之外，與他是林家的姻親有極大的關係。¹³⁴

129 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彰化：鹿港鎮公所，1998年），頁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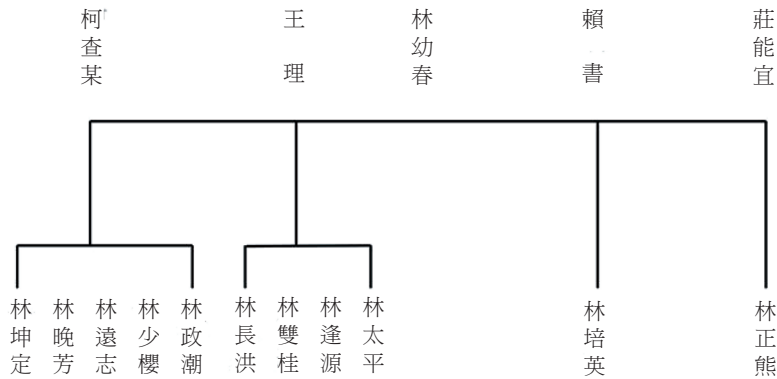
130 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頁3。

131 〈藍炳妹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88。

132 吳文星，《鹿港鎮志·人物篇》，頁56；廖振富，《櫟社研究新論》，頁256。

133 李毓嵐，《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頁356 - 357。

134 林幼春妻莊能宜為莊嵩之妹，故林幼春是莊嵩的妹夫，莊嵩有〈感憶呈林幼春妹夫〉一詩，收於莊嵩，《太岳詩草（上）》（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頁14 - 15。



圖二、林幼春子女圖

資料來源：〈施璇璣女士訪問紀錄〉、〈藍炳妹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76、88 - 89。

（二）鹿港施雨卿家族

林朝棟四女林蘭蕙嫁鹿港施雨卿，雨卿之女施璇璣（1905 - 2003年）再嫁林幼春之子林培英。

施雨卿和林蘭蕙的婚事在兩人幼年時即已訂盟。乙未之變後，朝棟攜眷內渡，居於上海數年，但蘭蕙長成後，因雨卿之封翁早逝，急欲覓得賢內助，仍回臺依約下嫁，未有悔婚之舉。媒體讚譽此門親事為郎才女貌、戶對門當。¹³⁵婚後兩人生有二女翩翩、璇璣，但翩翩8個月大時，雨卿即過世，蘭蕙年僅20餘歲即守寡，璇璣則是遺腹子。¹³⁶

施璇璣8歲進入鹿港公學校就讀，畢業後，因當時彰化女中還未設立，臺中女中則多為日本人就讀，其母乃送其到北部就讀淡水女學，再到東京唸醫科。璇璣對醫學毫無興趣，但因為讀醫科只要四年，日後又能當醫生，而有此種選擇。學業完成後，回臺任職臺中醫院，待過眼科、小兒科，由於興味索然，結婚生子後即辭職。¹³⁷

施璇璣由於其母是林朝棟的四小姐，自幼與霧峰林家熟識，自然而

¹³⁵ 〈航海千歸〉，《臺灣日日新報》，第1211號，明治35年（1902年）5月17日，版4。

¹³⁶ 林癡仙，〈哭施氏孫翩翩四首并序〉，收於林癡仙，《無悶草堂詩存（下）》（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年），書影11。

¹³⁷ 〈施璇璣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頁69 - 70。

然下嫁遠房姑表林培英。林培英出生於福州，上海大廈大學政治系畢業後，回臺成親，婚後再到日本，就讀早稻田大學政治系，戰後初期曾任農林處秘書，由於對政治不感興趣，即使身旁多人慫恿，仍不願出馬參選公職。培英與璇璣育有中堅、中寬二子。¹³⁸

（三）彰化吳汝翰家族

吳家祖籍福建省同安縣，清乾隆年間渡海遷來臺灣，卜居彰化街，以耕讀勤儉傳家，成為地方望族。¹³⁹

吳汝翰次子吳上花（1893 - 1984年），乃吳德功侄子，曾任彰化同志信用組合監事、彰化街協議會員等職，¹⁴⁰娶林輯堂長女林月環；吳上花之妹吳帖（1900 - ？年），則嫁林輯堂之子林資彬為續絃，造成「姑嫂換」的現象，兩家親上加親。¹⁴¹

林資彬的原配楊秀，乃楊水心之妹，與資彬育有一子正雄，但在正雄3歲時棄世。後來資彬看上了吳帖，想娶其為續絃，乃透過自己的妹妹，也就是吳帖的嫂嫂林月環出面說項，而得到吳帖的允諾。不過，吳帖之母極力反對這門親事，她當時已替吳帖物色了一位品學兼優的大學畢業生，而且不忍女兒去嚐為人後娘的苦頭。然而，吳帖想要爭取自己婚姻的自主權，而拒絕母親之命，在抗爭的過程中，竟因鬱悶而臥病床上不思飲食，湯藥無效。其母基於愛女心切，才勉強同意她嫁給資彬，其病方癒。¹⁴²

然而，資彬是一位典型的富家花花公子，當她與吳帖履行大聘時，卻又暗地裡暗戀霧峰當地一位名叫蘭英的護士，計畫同時迎娶兩女，演出生米煮成熟飯，讓吳帖無可奈何的雙胞案。吳帖得知資彬的預謀後，深受打擊，因這門親事是她自己決定的，要退婚談何容易，心情乃煩悶異常。資彬的伯母林朝棟夫人楊水萍得知後，非常氣怒，乃召資彬前來

138 〈施璇璣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厝篇）》，頁71 - 72。

139 林吳帖，《我的記述》（臺中：財團法人素貞興慈會，1970年），頁2。

140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編纂，《彰化市志（下）》（彰化：彰化市公所，1997年），頁770。

141 許雪姬，〈林家簡史〉，頁XX。

142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11 - 12。

訓誡，責罵他的糊塗撞騙，大膽胡為。資彬只好垂頭認錯，在楊水萍面前懺悔發誓，到吳家解釋誤會，並定期迎親。不過，吳帖已心如死水，力主罷婚，甚至萌生遁入佛門、常伴青燈木魚的想法。之後，資彬函信頻繁的向吳帖解釋，又向林月環百般道歉，吳帖才軟化，答應與他和好如初。¹⁴³

不料資彬婚後仍不改其作風，整日與家中的妾婢飲酒作樂，對吳帖極為冷淡，甚至在她生女難產住院時，亦無關懷之情，使吳帖精神益常痛苦，覺得生活毫無意味。¹⁴⁴

吳帖生有一子正方和二女双眉、双媛，此外，資彬還有二名私生女。1946年資彬亡故後，財產繼承遂發生問題。林獻堂和楊水心以保留祖先遺風為由，主張不可分散巨大的財產，堅持遵守古老習慣，由二個男孩子（正雄、正方）均分全部財產，女孩子則酌量撥送一些作嫁妝。但是吳帖認為，此乃楊水心袒護她的親外甥正雄，存心因人立法，企圖讓正雄佔有半數財產，才有此議，而力主依照中華民國法律，將遺產分成七份，由她和眾子女均分，導致雙方僵持不下。最後，吳帖提議將二名私生女的監護權由已成年的正雄負責，這代表那二份財產在二個女兒未成年前由正雄代管，正雄可以有七分之三的財產權，分產糾紛才獲得解決。¹⁴⁵

肆、與基督教家族的聯姻

基督徒由於不拜祖先、不捻香，與一般臺灣人的習俗有別，而霧峰林家會與宗教信仰不同的基督教家族通婚，與林獻堂對待基督教的態度有關。林獻堂雖是教外人士，但是早年對於基督教的教理頗感興趣，曾參加霧峰教會舉辦的佈道演說會和聖誕節慶祝活動；在關子嶺度假時，還曾一時興起，想要代替傳道師在教堂講道。在人際關係方面，

143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13 - 15。

144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16。

145 林吳帖，《我的記述》，頁34 - 37。

林獻堂平日與蘭大衛醫生（David Landsborough）、劉忠堅牧師（Rev. Duncan MacLeod）、李崑玉傳道師¹⁴⁶等神職人員有往來，其從事政治、社會運動的伙伴蔡培火（1889 - 1983年）也信仰基督教，長子林攀龍（1901 - 1983年）亦為虔誠的教徒。¹⁴⁷此外，林獻堂與篤信基督教的矢內原忠雄（1893 - 1961年）也有交情，1937年底，矢內原因公開演講批評軍方窮兵黷武、誤國殃民，導致被迫辭去東京帝大教職後，林獻堂即慷慨補助其研究費用。¹⁴⁸基於此種背景，霧峰林家分別與臺南高長家族和劉瑞山家族建立姻親關係。

一、臺南高長家族

林獻堂千金林關關（1906 - 1996年）嫁高天成（1904 - 1964年），高天成乃高金聲（1874 - 1961年）之子，高金聲則是高長（1837 - 1912年）的養子。

高長為福建省晉江縣永寧城人，1864年渡海來到臺灣府城，在聽過馬雅各醫生（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M.A., M.D.）的佈道後，深受感動，1866年接受洗禮，成為最早接受基督教的臺灣人信徒之一，隨後展開傳播福音的生涯，足跡遍及埤頭（鳳山）、木柵、竹仔腳（嘉義縣鹿草鄉）、中部山地等處，與西拉雅、洪雅、巴宰等平埔族群有密切的接觸。¹⁴⁹

1874年，高長在臺南白河鎮岩前村傳教時，與洪雅族女子朱鶯（1857 - 1899年）結婚，兩人婚後育有金聲、篤行（1879 - 1962年）、再得（1883 - 1947年）、再祝（1887 - 1936年）、再福（1890 - 1951年）五男，及阿金（1875 - 1937年）、秀圓（1893 - 1972年）、秀理（1896 - 1922年）三女。由於食指耗繁，加上傳道師

146 李崑玉傳道師：1880年生，臺南崗仔林人。1914年臺南神學院畢業，後為基督教長老教會傳教師，1930年4月至1934年4月服務於霧峰長老教會。1932年「霧峰一新會」成立後，擔任社會部委員，並在「宗教座談會」上講解基督教。李嘉崧，《一〇〇年來》（自刊本，1978年），頁10 - 12；李毓嵐，《世變與時變一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回應》，頁319、327。

147 黃子寧，〈林獻堂與基督教（1927 - 1945年）〉，頁675 - 729。

148 葉榮鐘，〈灌老與矢內原先生的交誼〉，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188 - 189。

149 高昭義編著，《臺南高長家族族譜》（臺北：高昭義，1996年），頁10 - 17。

的薪金只有5至6圓，要維持全家溫飽已有困難，而且還得兼顧子女的教育費用，因此，朱鶯在照顧家庭及子女方面備極辛勞。¹⁵⁰

高金聲為高家長男，但並非高長親生，而係收養同輩同支宗親之子。金聲幼年時父母早逝，原與祖母相依為命，1881年8歲時祖母過世，由親戚託人從福建渡海帶來臺灣投靠高長，而被高長夫婦視同親生。1897年金聲完成大學（1913年改名為臺南神學校）的神學教育後，獲得臺南教士會的贊助，至福州英華書院留學，專攻英語。書院的課程共8年（4年豫科、4年正科），金聲因胃疾，僅就讀5年便廢學回臺。其後，任教於臺南神學校，1907年封牧，擔任臺南太平境教會的牧師，1917年服務於臺中柳原教會，1926年重回臺南神學校，獲聘為專任教授。¹⁵¹

1901年高金聲與潘筱玉（1878 - 1944年）結婚。筱玉為苗栗三堡鯉魚潭庄內社人（今苗栗三義鄉鯉魚潭村），屬巴宰族，是臺南長老教女學的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前，即在學校擔任教員，與金聲育有六男一女。¹⁵²

高天成乃高金聲長子，自幼天資聰穎過人，1917年12歲時，得到三叔高再得醫師的贊助，東渡日本留學，就讀京都同志社中學，1924年廿歲時，考進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1928年畢業。¹⁵³

高天成與林關關的婚姻，係透過蔡培火牽線，¹⁵⁴而於1930年1月3日正式完婚。¹⁵⁵以當時林獻堂家的門第之高、聲望之隆，高天成能獲選為乘龍快婿，是值得驕傲的，一般青年均頗為羨慕。¹⁵⁶但婚前林獻堂聽聞高天成有肺尖及腎臟之疾，不知是否嚴重，故要求雙方交換健康診斷書，方能成婚，以保障女兒幸福。高天成起初斷然拒絕，林獻堂乃強硬表示，若如此，婚事即作罷論！後高天成屈服，交來斷定為健康身體的

150 高昭義編著，《臺南高長家族族譜》，頁31 - 32。

151 高昭義編著，《臺南高長家族族譜》，頁54 - 67。

152 高昭義編著，《臺南高長家族族譜》，頁54 - 67。

153 高昭義編著，《臺南高長家族族譜》，頁95。

15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1927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頁61、65。

155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1930年》，頁5。

156 葉榮鐘，〈悼高天成博士〉，收於葉榮鐘，《臺灣人物群像》，頁291 - 292。

醫師診斷書，此門婚事才獲確定，由此可見林獻堂的謹慎。¹⁵⁷

在籌備婚禮的過程中亦有諸多波折。首先，林家原先計畫在1929年2月26日替天成和關關舉行訂婚式，但依教會慣例，訂婚前須先在教會報告諸會友，未經此形式而訂盟，會受人非難。為此，訂婚日延至5月4日。¹⁵⁸其次，婚禮預計在臺南高家舉行，天成父母乃邀請獻堂夫婦南下觀禮。但獻堂以為，當時四弟澄堂過世未久，尚未五七，舊例無父母送其女至男方家，且高家之父母不來，女家之父母亦無必去之道理，乃拒絕之。¹⁵⁹再者，高金聲特別寄信至林家，言明天成迎親時若向林家祖先行禮，會與基督教教義相違，因此，他反對此種禮儀。林獻堂閱信後表示，他不強人所難，天成之行禮可以作罷，僅關關一人行禮即可。¹⁶⁰事實上，林獻堂當下的反應極為憤怒、錯愕，當時在場的蔡培火描述：「他（林獻堂）非常憤慨臺灣這樣宗教家的頑固，說因為這樣事亦發使他對基督教反感，他又說人家已經不要，他也就不強要求人。」¹⁶¹此次風波，應該也是日後林獻堂與基督教漸行漸遠的原因之一。

高天成婚後先到臺南鹽水開業，行醫二年多，爾後再度赴日，返回母校東京帝大研究，1938年榮獲東京帝大細菌學醫學博士學位，¹⁶²是臺人在該醫學部獲得博士學位的第一人。不久，被派往中國南京市，出任同仁會南京醫院外科主任兼院長，之後再回日本，任職東京醫院外科醫務長。戰後返臺，1949年任臺大醫學院教授兼外科主任，1953年升任附設醫院院長。¹⁶³這段期間關關留居日本，並未隨夫婿至中國。受到天成影響，關關也成為虔誠的基督徒。

霧峰林家與高長家族成員的互動不多，但林獻堂若有事至臺南，

157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頁16、54、63。

158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頁64、66、132。

159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頁350、353。

160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頁366。

161 蔡培火，《家世生平與交友》，收於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第1冊（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0年），頁113。

162 1938年7月2日，《臺灣日日新報》刊登高天成取得東京帝大醫學博士的報導，顯示這是一件大事。〈高天成氏醫博に〉，《臺灣日日新報》，第13751號，昭和13年（1938年）7月2日，版7。

163 高昭義編著，《臺南高長家族族譜》，頁95 - 96。

仍會順道拜訪高金聲夫婦。¹⁶⁴此外，由於林獻堂日常與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臺灣音樂菁英常有往還，不僅資助他們留日的經費，也主辦或贊助許多西式音樂會的舉行，這些音樂菁英也經常參加霧峰林家各式世俗性活動，並在其中擔任音樂節目表演，¹⁶⁵林獻堂乃和高錦花、高慈美有較多的接觸。

高錦花（1906 - 1988年）為高家二房高篤行的長女，畢業於武藏野音樂學校，擅長鋼琴，1931 - 1932年時，每週均至霧峰一次，教林獻堂二媳藤井愛子彈鋼琴，¹⁶⁶乃與林家女眷熟識。錦花在此期間常參與「霧峰一新會」舉辦的活動，曾在「老人慰安會」奏樂，與長者同樂；1932年年底，亦在「霧峰一新會」舉辦之「送年懇親會」中演奏。1932年11月2日，也在「中州俱樂部」主辦的音樂會中彈奏鋼琴，林獻堂則在臺下聆聽。音樂會隔日，在蔡培火的帶領下，高錦花、柯明珠（1910 - ？年）、陳信貞（1910 - 2000年）等音樂家來霧峰，接受林獻堂招待，並在林宅舉行小型音樂會。¹⁶⁷1933年高錦花赴東京前，林獻堂夫人楊水心還特別準備送別筵款待。¹⁶⁸

1934年，林階堂長子林陸龍（1905 - 1938年）之妻楊素英，¹⁶⁹因與夫婿感情不睦，而離家出走，時間幾近一年，她先回彰化娘家，後至上海、名古屋等地。素英回臺後，由於陸龍怒其不守婦道，不許其返家，只得暫居娘家。最後是錦花帶著素英回到霧峰，並盡力協調她與陸龍之間的紛爭，事件方得圓滿落幕。¹⁷⁰錦花與霧峰林家間的情誼之深，於此可見。

164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頁164。

165 高雅俐，〈音樂、權力與啟蒙：從《灌園先生日記》看1920 - 1930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活〉，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頁859 - 870。

166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四）1931年》，頁217、264、294、308；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頁81、206。

167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頁207、448、450、515。

168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頁341。

169 楊素英之母是林文鳳的女兒，是林獻堂、林階堂的堂妹，其女兒素英又嫁回林家，親上加親。〈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46。

17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1935年》，頁200、205。

高慈美（1914 - 2004年）為高家四房高再祝的四女，小學畢業後，至日本下關梅光女子學院就讀，後在蔡培火之女蔡淑慧（1913 - 1967年）的建議下，進入帝國音樂學校，主修鋼琴。¹⁷¹在日期間，曾趁1934年參加「鄉土音樂訪問團」、1935年參加「震災救恤音樂會」之便，兩度隨團造訪霧峰，接受林獻堂款待，林獻堂且與「震災救恤音樂團」團員合影留念。¹⁷²

高長出身寒微，但接受基督教信仰後，極為注重子女的教育，二子篤行、三子再得、四子再祝、五子再福均為醫生，孫輩中醫生的的人數亦不勝枚舉。因此，其家族雖非豪富，亦稱得上名門。霧峰林家與其結親，顯示林獻堂不以財力為擇婿的唯一標準，反而更為注重學識、能力、健康等條件，雖然婚禮因為兩方宗教信仰不同而有波折，但林家日後與高家的成員仍有不錯的互動。

二、臺南劉瑞山家族

林烈堂三子林垂芳娶劉瑞山三女劉秀霞。

劉家來臺祖為劉光求（1826 - 1887年），原在福建從事軍職，1849年隨部隊移防至臺灣府城，隨後其母劉李晉娘以及同母異父弟高德耀（1831 - 1896年）也相繼抵臺。高德耀曾吸食鴉片30多年，來臺後開設鴉片吸食館，在接觸馬雅各醫生傳播的基督教義後，始戒斷鴉片，並入醫館習醫，進而開設臺灣第一家西藥房「仁和堂」，家運日隆。後來劉光求也受洗成為基督徒，娶妻李朗（1840 - 1899年），兩人育有四男一女，最著者為三男劉瑞山。¹⁷³

劉瑞山起初在公會堂前菜撬店作工，後與四弟錫五（1874 - 1955年）在元會境街開設「和源號」，專賣雜貨，兼營精製糖及輸出，進口海產，輸出米穀，（1889 - 1980年）、許瓊花（1882 - 1969年），共有七男五女，均送往日本或中國深造，顯示瑞山經濟富厚並且重視子

171 林瑛琪，《臺灣的音樂與音樂家》（臺北：臺灣書房，2010年），頁136。

172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1934年》，頁314；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1935年》，頁277、278、281。1935 - 8 - 14。

173 劉克全編著，《永遠的劉瑞山》（臺南：劉克全，2004年），頁21。

女的教育。¹⁷⁴

劉秀霞為劉瑞山三女，乃王環治所生，畢業於日本女子大學，與林垂芳之婚姻，係由垂芳之姊林月霞促成。林月霞為林烈堂長女，係正室蔡佩錕所生，但她很同情垂芳之母陳淑寬的立場—雖為繼室，但不受寵，又不齒當時最討烈堂歡心的三妾何美，所以她要替垂芳做媒，選一個很好的媳婦給她。¹⁷⁵陳淑寬對於秀霞極為滿意，認為其學問、身體、德行俱佳，但垂芳卻猶豫不決。陳淑寬乃託林獻堂出面遊說垂芳，終獲其允諾，而成就這門親事。¹⁷⁶林垂拱原本打算邀請辜顯榮擔任垂芳、秀霞婚禮之證婚人，後因辜顯榮有疾而作罷，林獻堂妻楊水心聞訊甚喜，林獻堂也認為，請辜顯榮任證婚人，大有礙於林家之面目，充分顯示林獻堂夫婦對於辜顯榮抱持較保留的態度。¹⁷⁷

兩人婚禮於1935年12月31日舉行，平日生活節儉的劉瑞山，¹⁷⁸由於愛女情深，特地大手筆包了一節火車，帶領其妻王環治、其弟劉錫五等家人來到臺中，聲勢浩大地嫁女兒。¹⁷⁹

劉瑞山雖篤信基督，每逢週日必步行到太平境馬雅各醫生紀念教會作禮拜，且曾購地贈與長榮中學蓋校舍，並擔任監工採購建材；亦多次贊助加拿大籍戴仁壽醫生（George Gushue-Taylor，1883-1954年）在八里所建、收容癩病病患的「樂山園」。¹⁸⁰不過，他對於子女的婚姻，卻不以宗教信仰為唯一的考量，反而較為重視對方的社會地位和財力，流露出豪門的作風。舉例而言，瑞山五子劉清和（1911 - 1981年）娶基隆煤礦鉅子顏國年（1886 - 1937年）三女顏碧秋（1925 - 年）；長女劉秀琴（1897 - 1961年）嫁清水蔡八來之後五代蔡孟鑫（1898 -

174 劉克全編著，《永遠的劉瑞山》，頁21 - 25。

175 〈張耀錡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99。

176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1935年》，頁258。

17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1935年》，頁453。

178 據劉瑞山孫輩回憶，他平日都穿木屐，木屐的帶子斷了，就自己敲敲打打修修補補，修好了又穿，斷了再修；洗澡時從不浪費任何多餘的水和肥皂，一塊三吋長、兩吋寬、一吋厚的肥皂可以伴隨他超過一年。劉克全編著，《永遠的劉瑞山》，頁338、340。

179 1935年12月30日，林烈堂在自宅設宴招待劉瑞山等劉家成員，林、劉兩家出席者共計40餘人，可謂盛會。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1935年》，頁457。

180 劉克全編著，《永遠的劉瑞山》，頁25。

1999年)；四女劉秀滿(1916-年)嫁大稻埕李春生曾孫李婉然；五女劉秀華與清水大族楊基銓(1918-2004年)結婚。¹⁸¹因此，他會答應與宗教信仰不同的霧峰林家結親，自不讓人感到意外。

林垂芳與劉秀霞的婚禮會場在臺中公會堂，土屋達太郎為証婚人，蔡先於為司儀，陳茂堤為介紹人。宮原武熊、楊肇嘉、林耀亭、王竹修起述祝辭，兩家主婚人謝辭，新郎、新婦謝禮。閉式後共攝影留念，次乃開宴，參加宴會者計二百餘名。¹⁸²

婚後，林獻堂曾勸勉垂芳夫婦須互相理解、互相讓步，方能成為美滿之家庭。¹⁸³然而，夫妻間總難免有些小爭執，¹⁸⁴特別是陳淑寬個性較急，與子、媳相處常有摩擦，而不能圓滿。¹⁸⁵1939年6月4日，陳淑寬因病¹⁸⁶劉清藜(1903-1998年，劉錫五次子)、劉主安(1905-1994年，劉瑞山次子)等劉家成員，特別從臺南趕來參加。¹⁸⁷垂芳與秀霞總計育有二子(崇信、宗仁)二女(靜慧、純惠)。¹⁸⁸

林、劉兩家平日亦有一些往來，1940年林澄堂之女林織雲(?-1943年)¹⁸⁹在東京就讀高女時，便由劉瑞山次女劉秀英(1907-1997年，當時就讀東京女子醫科大學)擔任監護。¹⁹⁰

由前所述，與基督教家族聯姻的霧峰林家成員，均為自奠國以下的第四代，顯示基督教家族透過教育，培養出醫生等社會新興領導階層，

181 劉克全編著，《永遠的劉瑞山》，頁128-133。

182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1935年》，頁458。

183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九)1937年》，頁116。

184 垂芳與秀霞較大的衝突，發生於1945年6月16日，當日垂芳僅因與秀霞些少意見不合，便擊之以拳，導致秀霞眼鏡破裂、眼眶甚腫，而放聲大哭。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七)1945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頁196。

18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1939年》，頁191。

186 劉清風：美國南達科塔州立大學醫學部畢業，後在美國印地安那州立大學醫學部取得博士學位。1927年至中國上海復旦大學任生物學教授兼主任，翌年在北平協和醫院研究寄生學，1929年回臺南開設清峰醫院，曾任臺灣新民報社顧問。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頁423。

18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1939年》，頁216、222。

188 劉克全編著，《永遠的劉瑞山》，頁108、131。

189 林織雲：為賴麵所生，1943年與其夫李漢墩搭乘高千穗丸返臺時，因遭美軍擊沉而喪生，為紀念這對夫婦，李、林兩家共組「漢雲基金會」。私立長榮大學編纂，《新修霧峰鄉志》(臺中縣霧峰鄉：霧峰鄉公所，2009年)，頁1585。

190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1940年》，頁36、154。

在日治時期迅速崛起；亦顯示隨著時間的演進，霧峰林家的婚姻圈有改變、擴大的跡象，不再侷限於傳統的中部大家族。

伍、與日本人聯姻及其他

日治時期臺灣的教育由於長期欠缺完備的制度及充分且公平的教育機會，出國留學乃蔚為風潮，霧峰林家的子弟多半從小即被送至日本留學，林紀堂的長子魁梧、次子津梁，林獻堂的三位公子攀龍、猶龍（1902 - 1955年）、雲龍和千金關關均是著名的例子。而自1920年代起，自由戀愛思潮席捲日、臺的知識青年，在此環境下，乃發生自奠國以下，第四代的林家子弟迎娶日本女性的情形。

林猶龍之妻為藤井愛子，她出生在日本不錯的家庭，其家原欲招猶龍為婿，以繼承產業，但獻堂反對，曰：「你有財產，我也有財產，怎麼可以！」最後才將愛子娶進門。¹⁹¹

愛子畢業於東京錦秋高女，來臺不久即習得臺語，穿臺灣服，熟習臺灣習俗，¹⁹²故與楊水心相處融洽，且是三個媳婦中，與楊水心最合得來的。¹⁹³愛子與林獻堂的關係亦佳，她擔任林獻堂的翻譯，獻堂與日籍官員的應酬，多由愛子在旁安排，故很得林獻堂疼愛。¹⁹⁴1933年「一新義塾」成立後，愛子負責教授女學生洋服裁縫，¹⁹⁵與霧峰當地也有一些互動。不過，由於愛子與臺人打成一片，反而受到居臺日人輕蔑的對待，使她深感痛苦。¹⁹⁶

191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43。

192 竹中信子，《殖民地臺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株式會社田火田書房，1990年），頁345。

193 〈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105。據楊水心記載，愛子每早都會向她說オハヨウ。〈楊水心日記〉，1928年8月7日，未刊稿。

194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43。

195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頁70、75。

196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九）1937年》，頁317。

愛子育有惠美、晴美、博正三名子女，特別是1935年博正誕生時，由於係男嬰，據林獻堂日記記載「舉家聞之皆大歡喜也」。¹⁹⁷然而，1940年愛子因生面疔化膿，引發敗血症，經緊急輸血無效後去世，¹⁹⁸林獻堂聞訊後悲傷異常，不禁老淚縱橫。¹⁹⁹

由於愛屋及烏，林獻堂夫妻與日本親家的互動亦頗佳。1927年愛子父母藤井三次郎和藤井花子來臺，林獻堂即熱情款待，除設宴招呼外，並引導他們往遊菜園和帝國製糖工場。²⁰⁰1934年藤井花子再度來臺，女婿猶龍特別導其遊覽阿里山，花子回日前，特地前來霧峰致謝，楊水心乃為她召開餞別宴。²⁰¹不料該年年底，花子經濟發生困難，屢次來信向猶龍要求寄金500圓、600圓不等。猶龍乃向其父求援，林獻堂雖頗感為難，但看在愛子情面上，只得勉強應允。²⁰²1938年，藤井三次郎70大壽時，林獻堂贈其形如蓮花的錫製餅碗，中鑄福壽十餘字作為紀念，可見其用心。²⁰³

為了回應林家的盛情，1937年林獻堂旅日時，花子常來探望，看其生活起居安適否，又因獻堂怕寒，特別吩咐使用人將湯婆子置於被中以暖其足。²⁰⁴1939年，林獻堂因折足，滯留東京接受醫療，花子也數次前來鼓舞。²⁰⁵兩家的情誼一直延續到愛子過世後，1944年底臺灣遭受美軍空襲，花子還從日本寄航空信與獻堂，傳達慰問之意。²⁰⁶

林紀堂三子林松齡因自由戀愛而與神長倉敏子結婚，兩人育有二子慎一、英仁，但夫妻兩人卻時起爭執，特別是長子慎一發燒時，敏子竟

19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1935年》，頁430。

198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1940年》，頁251、252、253。

199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二）1940年》，頁253。

20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一）1927年》，頁57、58、60。

201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1934年》，頁77、171、179。

202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七）1934年》，頁463。

203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1938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頁311。

20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九）1937年》，頁350、374。湯婆子是一種冬天的禦寒用具，多以白鐵皮做成，呈橢圓形，注入攝氏60-70度的熱水後，用厚布包起放入被窩，即可達到取暖的效果。

20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一）1939年》，頁347、364。

206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六）1944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8年），頁375。

可以棄之不顧，外出與男子飲酒行樂，直至夜半12時餘始回，甚且聽說夜間招男子來其宅不止一次。松齡雖出言責怪，敏子亦無反悔之念，乃決定離婚。²⁰⁷

隨後，松齡與敏子、敏子之父談判離婚事宜，條件如下：一、松齡、敏子兩方同意離婚；二、松齡贈與敏子贍養費7,000圓；三、二子俱歸於松齡；四、離婚後斷絕一切關係，不可有所要求；五、敏子之父母同意其離婚，願意擔任公証之見證人。²⁰⁸此條件對女方相當嚴苛，亦即敏子除獲得贍養費外，必須斷絕與林家的所有關係，亦不得探視其二子。1938年9月21日上午，兩人辦妥離婚手續，松齡即招敏子和敏子之母返寓看望其二子，次到料理店午餐，然後作最後之永別，²⁰⁹兩人的關係以遺憾收場。松齡後來透過莊遂性介紹，再娶曾明珠，後來也離婚。²¹⁰

林紀堂四子林鶴年娶林伶蕙（原名名取信子）。事實上，鶴年第一任妻子是臺中陳朔方醫師的女兒，當時鶴年太會花錢，後來是他跪在陳朔方的面前，保證會戒掉亂花錢的壞習慣，陳朔方才答應將女兒嫁給他，但兩人後來離婚。²¹¹

1945年鶴年再娶林伶蕙，為日本貴族名醫名取甚作之女，曾受高級音樂教育，專攻歌劇，並曾隨歐洲名師深造，與留日學音樂的鶴年相知相惜。林鶴年任第一屆臺中縣長時，曾與林伶蕙舉辦小型音樂會款待省主席俞鴻鈞（1898 - 1960年，俞鴻鈞感動之餘，當場提筆寫下「鳴琴而治」四字相贈。²¹²1959年6月，林伶蕙在臺中市舉辦「支援藏胞抗

207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1938年》，頁223。

208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1938年》，頁234。

209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十）1938年》，頁239。

210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41。

211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41。

212 〈林伶蕙94歲辭世，風光也寂寞〉，《聯合報》，民國97年7月11日，版A10。

暴義唱會」，由林鶴年親自登臺指揮；²¹³八七水災後，又在臺中戲院舉辦義演獨唱會。不久，蔣介石夫婦在日月潭召見中部軍政首長，席間蔣介石作詞、鶴年譜曲、林伶蕙演唱，一時傳為佳話。²¹⁴

歌唱之外，林伶蕙亦喜幫人算命，僅根據姓名，就可斷定一個人一生的禍福休咎，據說相當準確，而被鶴年的好友譽為「女孔明」；²¹⁵製作絹花（用絹帶做花）也是她的興趣。²¹⁶

林鶴年過世後，林伶蕙擔任「蘭生仁愛之家」董事長，但因管理不善，引發許多爭議。²¹⁷林伶蕙晚年生活完全依靠「蘭生仁愛之家」救濟，於2008年走完一生。²¹⁸

林階堂次子林夔龍之妻潮田樂子亦是日本人，她是夔龍在日本唸法政大學時結識的。相識之初，樂子之母由於夔龍乃霧峰林家公子，而同意兩人交往，夔龍乃住在女方家。不料，階堂反對這門親事，而未予夔龍任何經濟資助，導致夔龍窮到沒錢買菸，這種景象使得丈母娘很看不起他，於是便將他們趕出去。夔龍只得做苦學生送牛奶，再兼做苦力維生。樂子生了兩個女兒後，為了幫助夔龍籌學費，乃出外上班，夫妻兩人的生活清苦異常。後來，林獻堂至東京看到這種情形，乃跟階堂說：「女兒都生了，而且為了夔龍的學費，她都做女服務生幫他，你不承認怎麼可以？」階堂才接納樂子為林家的媳婦。²¹⁹

此外，林垂珠先後娶的永島清子、日高玉子；林垂立娶的登茂子、

213 此次義唱會，媒體並非全然給與好評，《聯合報》指出，林伶蕙因多年來缺少練習，日久技巧遲鈍，氣流的動力控制亦欠靈活，在情感上也不能發揮抒情的效果，許多抒情華彩技巧，甚至含混滑過。在歌詞的表現方面，除了兩首中文歌曲歌詞讓人聽不清外，外文歌曲中f一類子音和u一類母音，往往欠缺清晰，致詞句不夠顯明。此外，低音共鳴欠充沛，致音量黯淡，常常為強大的伴奏聲所淹沒。〈記林伶蕙女士義唱會〉，《聯合報》，民國48年6月12日，版6。

214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41。

215 〈綠島紅塵—「女孔明」有此一說〉，《聯合報》，民國60年6月21日，版7。

216 〈貴婦隱居閒中樂，巧將彩絹製成花〉，《聯合報》，民國60年10月6日，版7。

217 據林津梁子林榮宗回憶，1973年林鶴年開始接管「蘭生仁愛之家」，將此慈善機構當成自己家產，任意揮霍，由於鶴年當過臺中縣長，因此縣政府睜隻眼閉隻眼，沒有依權責監督。鶴年死後，由林伶蕙繼任，既沒有經驗，國、臺語又不通，也是把財團法人當作自己的家產處理，任意挪用公款。〈林榮宗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86-87。

218 〈林伶蕙94歲辭世風光也寂寞〉，《聯合報》，民國97年7月11日，版A10。

219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46-47。

泰江；²²⁰林雲龍再娶的鈴木竹，均為日人。二戰期間，雲龍將鈴木竹和其子女送回霧峰，自己留在臺北，但有人告訴鈴木竹，雲龍在臺北上酒家，有了第三者。鈴木竹由於不會說臺語，很少與人來往，一個人在霧峰孤單地過日子，經常胡思亂想，導致精神出了問題，後來雲龍雖接她回臺北，但是病情仍時好時壞，最後被送回仙台的醫院，在那裡過世。²²¹

前述家族之外，臺南陳望曾家族、霧峰當地的曾文川家族亦是林家的親家。

陳望曾（1853 - 1929年），字省三，號魯村。1874年甲戌科進士，授內閣中書。歷任署廣東雷州、韶州府知府。1895年割臺，攜眷內渡，任廣東府知府、廣東勸業道，後隱居香港。陳望曾赴京考進士時，據聞曾得霧峰林家之助，其第六女陳瓊碧嫁給林烈堂長子林垂拱為妻，但瓊碧生林桑琴時因難產去世，死時僅26歲。其後，林垂拱又娶瓊碧堂妹陳瓊珍（陳望曾二弟陳望霖之女），²²²1923年兩人結婚時，林烈堂率領10餘名家人，浩浩蕩蕩地前往香港主婚，烈堂親家蔡蓮舫的愛妾廖貴（1893 - 1947年）²²³也隨行，²²⁴黃旺成當時稱此聯姻為兩家絲蘿再結、秦晉重締之舉，²²⁵但瓊珍27歲時即因肺病去世。垂拱乃再娶原來服侍瓊珍的婢女彭妙雲。陳家的姻親多為名門大族，瓊碧之姊陳瓊枝嫁

220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13、17。

221 〈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108。

222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11。

223 廖貴：又名碧紅，豐原人。1909年嫁給蔡蓮舫為妾，此後為夫生養三子，十分得寵。蔡蓮舫時常攜他參與各種應酬場合，並親自教讀漢文，久之不僅中文，亦能通日語。據說為了中、日親善，她被臺灣總督府派往南京、福州結交中國方面人士，例如福建省主席陳儀、閩地要人薩鎮冰，邀請他們的夫人到臺灣觀光；又在兩人的介紹下，要到南京訪問蔣介石、汪精衛、林森等人，希望邀請他們的夫人到日本觀光。由於在中國花費過鉅又居上海經年，時常命人在臺變賣田產以應應酬之資，久之家道漸衰。其夫過世後，仍繼續應酬交際。張勝彥總編纂，許雪姬、楊麗祝、賴惠敏編纂，《臺中縣志人物志（續修）卷九》，頁382 - 383。

224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1923年11月18日，未刊稿。

225 1923年11月29日，黃旺成代蔡蓮舫寫信給陳望曾，信中提及「今春渡香，欲逢甥女與林甥絲蘿再結，秦晉重締，甚愜鄙懷，欣忭欲舞。今將筵開華燭，聲響洞簫，選乘龍之仙客，使袒腹於東床。」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1923年11月29日，未刊稿。

板橋林柏壽（林維源嫡次子）。²²⁶

曾文川為霧峰當地著名實業家，多經營公共事業，²²⁷其家族向來與林家關係密切。1930年前後，文川母賴霞三天兩頭就往林家跑，因其孫申甫、²²⁸威甫與佃人有土地糾紛，致生訴訟，她乃常向林獻堂請教因應之道，探詢訴訟進度。²²⁹文川之女曾珠如（1915 - 1979年），1935年下嫁林獻堂長子林攀龍；²³⁰文川之子曾申甫，娶林澄堂養女林自來；²³¹林獻堂之孫、林猶龍之子林博正，則娶曾威甫的女兒曾理美，而理美又是攀龍的養女。此因攀龍、珠如未生育子女，而攀龍又很喜歡珠如之弟威甫的女兒理美，乃收養之。²³²但博正和理美欲結婚時，因為兩人的關係是二等親，無法登記，理美只好終止與攀龍夫婦的領養關係，由博正過房給他們當養子，顯示曾、林兩家有錯綜複雜的親戚關係。

陸、結論

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姻親，以地域而論，除嘉義林寬敏家族、臺南高長家族、臺南劉瑞山家族、臺南陳望曾家族（後移居香港）之外，多為中部梧棲、清水、臺中、神岡、彰化、霧峰等地的家族。以財力和社會地位而論，楊子培家族、楊肇嘉家族、蔡蓮舫家族、吳鸞旂家族、筱雲山莊呂家、楊吉臣家族、吳汝翰家族，日治初期已有家族成員列名

226 〈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11。

227 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頁351。

228 曾申甫：日本明治大學法學部畢業，曾任第一屆霧峰鄉鄉民代表會副主席，第二、三屆代表會主席，第一屆臺中縣議會議員等職。私立長榮大學編纂，《新修霧峰鄉志》，頁1572 - 1573。

229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頁301、309、314、315；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灌園先生日記（三）1930年》，頁24、30、103、124、150、156、160、171、175、183、192、193、265。

23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1935年》，頁115。

231 某年過年，林澄堂發現花園中的桌子上有一個嬰兒在啼哭，是誰生的不清楚，那時澄堂尚未有女兒，所以將她抱回撫養，並取名「自來」，意思是自己來的。〈林垂凱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45。

232 〈林博正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頁111。

《臺灣列紳傳》，擔任基層行政職務，躋身社會領導階層，據推估且具有萬圓以上的資產。²³³

劉瑞山家族、林寬敏家族、曾文川家族雖未列入《臺灣列紳傳》，但在《臺灣實業家名鑑》中榜上有名，顯示其發跡較晚，但也有相當的經濟實力。其中，劉瑞山家族係經商致富，之後透過讓子女至日本或中國留學，習得專業技能以維持家勢；另一基督教家族高長，則是努力培養子弟成為醫生，而提升家族地位，顯示教育是基督教家族重要的上升途徑。

在霧峰林家的姻親中，亦有家學淵源的書香門第，例如臺南進士陳望曾家族、鹿港舉人莊士勳家族。莊士勳和莊嵩均長年在霧峰林家講學。

由此可見，霧峰林家的聯姻對象多為知名的社會領導階層，具有一定的資產和社會地位，否則亦是具有科舉功名的書香門第。不過，名列日治時期五大家族之一的霧峰林家，未與其他五大家族聯姻，亦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觀察霧峰林家的婚姻圈，可以發現幾點特色。首先，其締姻之家多為中部士紳家族，包括梧棲楊子培家族、清水楊肇嘉家族、清水蔡蓮舫家族、臺中吳鸞旂家族、三角仔筱雲山莊呂家、彰化楊吉臣家族、彰化吳汝翰家族、霧峰曾文川家族等等。這些家族由於所處地緣相近，成員原本即互相熟識，常有交流互動，例如林獻堂、楊子培、楊肇嘉一同從事政治運動；林獻堂、林烈堂、吳子瑜、楊子培共同投資布嶼拓殖株式會社；林獻堂、吳子瑜、呂韞白同為櫟社的詩友等等。在婚姻係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講求門當戶對的年代，本就容易彼此結合，互相嫁娶。

其次，由於霧峰林家與其他中部士紳家族彼此通婚頻繁，常出現親上加親的情形，林資彬的元配楊秀，為林獻堂夫人楊水心之妹，姊妹都嫁入林家；楊秀亡故後，林資彬再娶吳帖，吳帖為吳上花之妹，而吳上

²³³ 日治初期，楊瑤卿資產約15萬圓、楊澄若約36萬圓、蔡蓮舫約30萬圓、吳鸞旂約90萬圓、呂汝玉約10萬圓、楊吉臣約4萬圓、吳德功約25,000圓。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182、187、195、200。

花娶林資彬姊林月環，造成「姑嫂換」的現象；林朝棟四女林蘭蕙嫁鹿港施雨卿後，女兒施璇璣又嫁回林家，其夫為林幼春子林培英，亦是一例。顯示除地緣關係外，血緣在霧峰林家婚姻圈的構成上，亦扮演重要的角色。

再者，大家族間的聯姻並非幸福的保證，霧峰林家曾出現幾起不幸婚姻的案例，例如林魁梧娶楊肇嘉之妹楊碧霞，因魁梧與碧霞爭產，最終以離婚收場；林津梁娶三角仔呂家呂婉如，在津梁敗光財產後，夫妻生活異常艱困；林月波嫁蔡蓮舫養子蔡伯汾後，疑因移情別戀，導致夫妻反目，月波且曾身陷囹圄。不過，日治時期女性普遍對於婚姻沒有自主權，而深受父兄的制約，不幸婚姻實由個人個性使然。

再次，由於林獻堂早年對於基督教的教義頗感興趣，與具有教會背景的臺灣音樂菁英常有往來，在不排斥基督教的情形下，霧峰林家亦與基督教家族通婚，林獻堂女兒林關關嫁高金聲長子高天成、林烈堂三子林垂芳娶劉瑞山三女劉秀霞。不過，由於宗教信仰不同，在婚禮籌備過程中不免有些摩擦。以高家而言，他們主張訂婚前必須先在教會昭告會友，導致訂婚日期的延遲；又堅持迎親時不能向林家祖先行禮，均讓林獻堂深感錯愕，但為顧全大局，也只能讓步。

最後，林家子弟多半從小赴日留學，在自由戀愛思潮的感染下，不少人與日本女子相戀，進而成婚。這些日本女子多半出身一般家庭，並非名門貴族，嫁至林家後，境遇各自不同。林猶龍之妻藤井愛子，由於勤習臺語和臺灣風俗，深受公婆寵愛，惜因病早逝；林夔龍之妻潮田樂子起初不被林階堂接受，階堂乃斷絕對夔龍的經濟援助，使得原以為挖到臺灣金礦的夔龍岳母翻臉，將女兒與女婿掃地出門，最後，在林獻堂求情下，階堂才勉強接納樂子；林松齡之妻神長倉敏子可能因為太年輕，玩性甚重，在未做好準備下已為人妻、母，而有虧職守，最後以離婚收場。

值得注意者為，與基督教家族通婚和與日本人聯姻的霧峰林家成員，均為自奠國以下的第四代，顯示隨著時代演進，霧峰林家的婚姻圈有擴大的跡象，不再侷限於傳統的中部名門大族。同時，亦可看出霧峰

林家的年輕一輩，對於婚姻有較多的自主權，即使選擇家世平凡的日本女性為伴侶，家中亦無太大的反對聲浪。

此外，霧峰林家雖然會考慮門當戶對的問題，但也並非絕對的注重，要求親家一定要有與自己相當的財勢和社會影響力。例如林獻堂選擇高天成為女婿，當時高天成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前途看好，但是即使高長的兒子有多位成為醫生，高家的家勢仍無法與林家相比擬。又如林獻堂極為滿意林攀龍與曾珠如的婚事，²³⁴但曾文川家族只是霧峰當地的領導階層，無法與林家相提並論。因此，林獻堂選擇女婿和媳婦時，較為注重學識、人品、健康狀況等條件，顯示其觀念與時人相較，有較為開明的一面。這或許與林獻堂曾於1927年遊歷歐美，見聞廣博，平日亦積極吸收歐美新學有關。²³⁵

綜上所述，日治時期霧峰林家多與臺灣本土的士紳家族通婚（特別是中部），且並非非常講究門戶相當，此點與板橋林家有極大的差異。板橋林家為表現出優於臺灣人的優越感，喜與中國著名大族聯姻，林爾康娶宣統太傅陳寶琛之妹陳芷芳；林爾康長女林慕安，嫁沈葆楨孫子沈成棟；林爾康次女林慕蘭，嫁嚴復三子嚴琥（女兒辜嚴倬雲、女婿辜振甫）；林熊徵（1888 - 1946年）娶盛宣懷第五女盛關頤；林熊祥（1896 - 1973年）娶陳寶琛之女陳師桓。日治時期，板橋林家二房唯一和臺灣人聯姻的是林祖壽，娶蔡蓮舫之女蔡嬌霞。²³⁶

林衡道指出，板橋林家認為在臺灣沒有合適的對象，所以在清代，大抵由大陸找婚姻對象，日治時期對象更廣，包括日本、南洋等地。²³⁷相形之下，霧峰林家的婚姻圈較小，以臺灣中部有科舉功名或身為大地

234 1935年，林攀龍和曾珠如婚事底定的當晚，林獻堂因過度喜悅，而無法入眠。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灌園先生日記（八）1935年》，頁65。

235 李毓嵐，《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頁202 - 203、323 - 325。

236 許雪姬，〈臺灣家族史研究及史料〉，收於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二）》（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1995年），頁223。

237 林爾嘉長子林景仁（1893 - 1940年），娶棉蘭大橋領張煜南之女為妻，並透過此關係，到棉蘭經營橡膠園。許雪姬，〈日治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的關係〉，收於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主編，《臺灣史論文精選下》（臺北：玉山社，1996年），頁101 - 102。

主的人家為主。²³⁸

基隆顏家與霧峰林家的婚姻狀況亦不同，基隆顏家為經營礦業起家，重視事業的延續，婚姻上常有一些謀略，以讓家族勢力更為壯大。舉例而言，顏國年選擇丁瑞鈺為女婿，將長女顏梅託付與他，婚後瑞鈺即進入基隆炭礦株式會社服務。又由於顏雲年早逝，雲年子女的婚事多由國年安排，顏家的事業伙伴紛紛成為其姻親，藍高川（1872 - 1940年）之女藍錦綿嫁顏雲年次子顏德潤（1905 - 1979年）、許丙（1891 - 1963年）長女許碧霞嫁顏雲年三子顏德修（1907 - 1991年）。²³⁹霧峰林家由於是以收租為主的大地主，在婚姻上便沒有像顏家這麼多的謀略。

附帶一提的是，霧峰林家畢竟是豪門大族，有許多規矩禮數，入門的媳婦有諸多必須學習、適應之處。例如吃飯時，座位都有規定，媳婦的位置遠不如兒子，山珍海味全放在公婆面前，較粗糙的菜都放在媳婦面前，只有丈夫偶爾挾一塊肉到太太碗裡，做媳婦的才吃得到好菜。其次，媳婦也有服侍公婆的義務，林瑞騰之妻莊榮榮，總是站在婆婆林朝棟夫人楊水萍身邊，不是替她扇涼就是頭低低的，隨時注意婆婆有什麼需要和吩咐。²⁴⁰根據楊金釧（林季商之媳、林正乾之妻）日後回憶，她嫁進林家時，看到林家有這麼多規矩，很驚慌，所以不敢輕舉妄動，一切全聽長輩吩咐，平時總是待在房內不敢隨便出來，雖有產婆的執照，也不敢開口說要出來執業。²⁴¹

林仲衡的女兒林雙隨，從小目睹家中規矩多，媳婦地位不高，既要伺候公婆，又要打理家裡，凡事不自由的情形，而且大家族人多口雜，是非也多，乃下定決心要嫁給簡單的小家庭，日後乃選擇京都帝大醫學

238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頁8。

239 陳慈玉，〈婚姻與家族勢力：日治時期基隆顏家的婚姻策略〉，頁185 - 192。

240 〈藍炳妹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層篇）》，頁91。

241 〈楊金釧女士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下層篇）》，頁2。

博士杜聰明（1893 - 1986年）為夫。²⁴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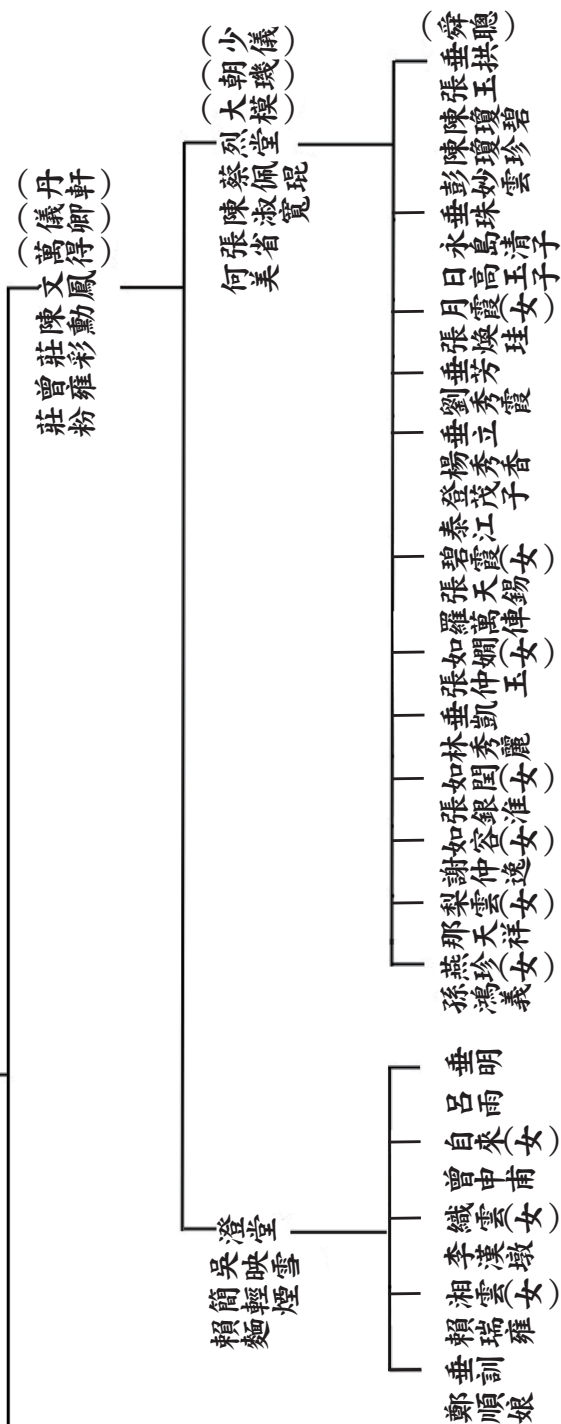
霧峰林家由於成員眾多，婚姻網絡複雜，欲對其婚姻圈有一全面而通盤的了解，並非易事，筆者受限於學識，僅舉較著名的例子略述一二，期望日後有機會能再進行增補。此外，戰後霧峰林家的婚姻網絡仍不斷擴大，例如1948年1月18日，林澄堂次子林垂訓與鄭肇基（1885 - 1937年，鄭如蘭之孫、鄭拱辰長男）之女鄭順娘成親，²⁴³新竹鄭家乃成為霧峰林家的親家。因此，戰後霧峰林家的婚姻圈亦是一個日後可以探究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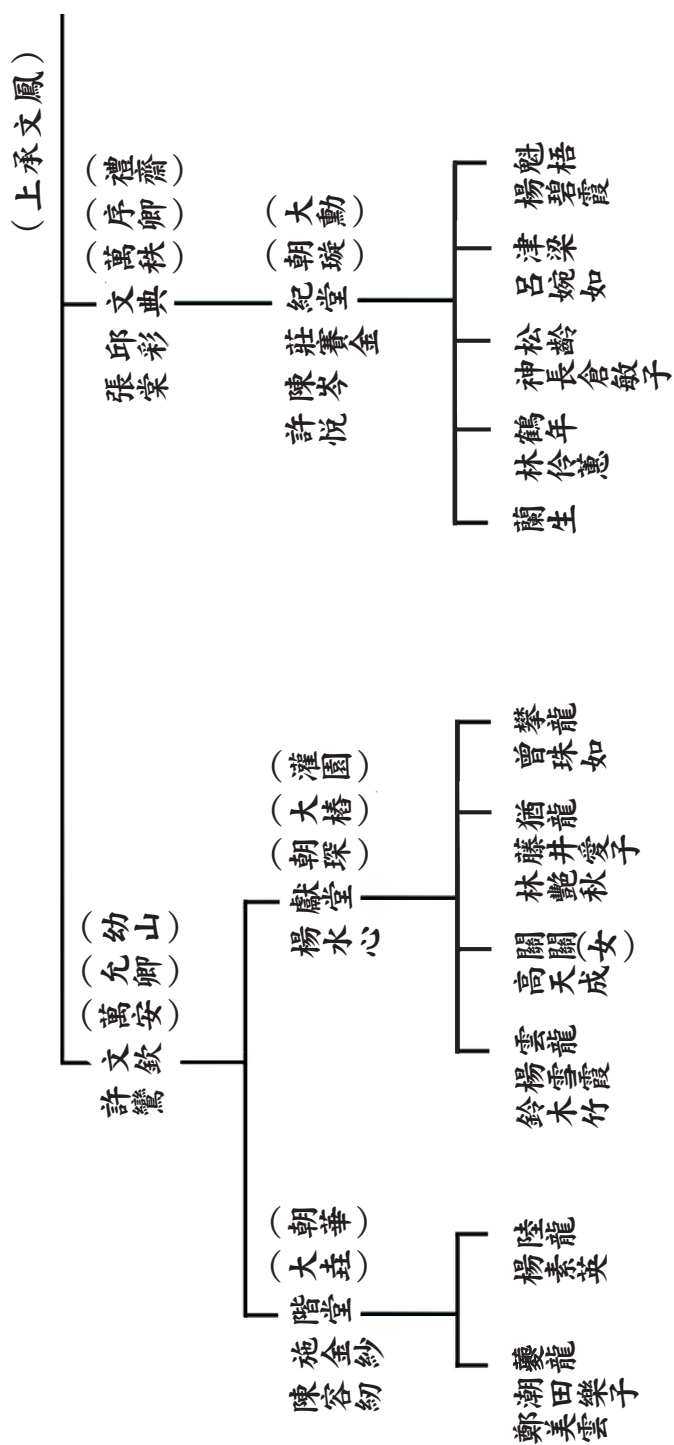
242 杜淑純口述，曾秋美、尤美琪訪問整理，《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新店：國史館，2005年），頁53。

243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8年1月18日，未刊稿。

莫國

(下接文典、文欽)





圖三、日治時期霧峰林家頂厝世系圖

資料來源：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

徵引書目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8年、1949年，未刊稿。

陳崙，〈陳崙日記〉，1924年，未刊稿。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1923年、1924年，未刊稿。

楊水心，〈楊水心日記〉，1928年、1930年，未刊稿。

蔡景軾先生提供，〈古山蔡源順世族源流略誌〉，未刊稿。

蔡景軾先生提供，〈蔡源順世族系統圖〉，未刊稿。

《臺灣日日新報》，明治35年、明治36年、大正12年、大正13年、昭和13年。

《聯合報》，民國48年、民國60年、民國97年。

Meskill J.M.

1979，A Chinese Pioneer Family：The Lins of Wu-feng,Taiwan.1729-1895.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ichael C. Howard著，李茂興、藍美華譯

1997，《文化人類學》。臺北：弘智文化。

王振勳

2009，《林獻堂的社會思想與社會活動新論》。臺北縣永和市：稻田。

王鴻楷

1993，《霧峰林家下厝大花廳修復保存規劃》。臺中縣：臺中縣政府。

竹中信子

1990，《植民地臺灣の日本女性生活史大正篇》。東京：株式會社田火田書房。

吳文星

1998，《鹿港鎮志・人物篇》。彰化：鹿港鎮公所。

呂煉石編

1965，《呂氏家譜簡要》。臺中：呂家自刊。

李嘉崧

1978，《一〇〇年來》。自刊本。

李毓嵐

2008，〈林紀堂日記與林癡仙日記的史料價值〉，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頁37 - 8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10，《世變與時變—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肆應》。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2010，〈林獻堂生活中的女性〉，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日記與臺灣史研究」學術研討會。

杉浦和作編

1927，《臺灣會社銀行錄》。臺北：臺灣實業興信所。

杜淑純口述，曾秋美、尤美琪訪問整理

2005，《杜聰明與我：杜淑純女士訪談錄》。新店：國史館。

私立長榮大學編纂

2009，《新修霧峰鄉志》。臺中縣霧峰鄉：霧峰鄉公所。

周婉窈

2006，〈進步由教育幸福公家造—林獻堂與霧峰一新會〉，《臺灣風物》56（4）：39 - 89。

林吳帖

1970，《我的記述》。臺中：財團法人素貞興慈會。

林瑛琪

2010，《臺灣的音樂與音樂家》。臺北：臺灣書房。

林癡仙

1992，《無悶草堂詩存（下）》。臺北：龍文出版社。

林蘭芳

2008，〈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學佛因緣（1927 - 1955年）〉，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頁573 - 674。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何義麟等編

2001，《灌園先生日記（三）1930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呂紹理等編

2003，《灌園先生日記（六）1933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周婉窈等編

2003，《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張季琳等編

2005，《灌園先生日記（十二）1940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鍾淑敏等編

200，《灌園先生日記（二）1929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編

2000，《灌園先生日記（一）1927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2001，《灌園先生日記（四）1931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2003，《灌園先生日記（七）1934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2004，《灌園先生日記（八）1935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 2004，《灌園先生日記（九）1937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 2004，《灌園先生日記（十）1938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 2004，《灌園先生日記（十一）1939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 2007，《灌園先生日記（十三）1941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 2008，《灌園先生日記（十五）1934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 2008，《灌園先生日記（十六）1944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 2010，《灌園先生日記（十七）1945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 2010，《灌園先生日記（十八）1946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

岩崎潔治編

- 1912，《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

施懿琳、許俊雅、楊翠

- 1995，《臺中縣文學發展史》。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高昭義編著

- 1996，《臺南高長家族族譜》。臺北：高昭義。

高雅俐

- 2008，〈音樂、權力與啟蒙：從《灌園先生日記》看1920 - 1930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活〉，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頁841 - 90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編纂

1997,《彰化市志(下)》。彰化：彰化市公所。

張正昌

1981,《林獻堂與臺灣民族運動》。臺北：益群書店。

張怡敏

2000,〈日治時代臺灣地主資本累積之研究—以霧峰林澄堂系為個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張漢裕主編

2000,《蔡培火全集》。臺北：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張麗俊著,許雪姬、洪秋芬、李毓嵐編,

2004,《水竹居主人日記(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

2004,《水竹居主人日記(九)》。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中縣文化局。

莊永明

1995,《臺灣第一》。臺北：時報文化。

莊嵩

1992,《太岳詩草(上)》。臺北：龍文出版社。

許雪姬

1986,〈林文察與臺勇—臺勇內調之初探〉,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299-32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5,〈臺灣家族史研究及史料〉,收於張炎憲、陳美蓉、黎中光編,《臺灣史與臺灣史料(二)》,頁211-240。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

1998,〈林獻堂著「環球遊記」研究〉,《臺灣文獻》49(2):1-33。

- 1996，〈日治時期的板橋林家——一個家族與政治的關係〉，收於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主編，《臺灣史論文精選下》，頁77 - 130。臺北：玉山社。
 - 1999，〈皇民奉公會的研究——以林獻堂的參與為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167 - 211。
 - 1999，《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產業經營初探》，收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2001，《林正亨的生與死》。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2002，〈反抗與屈從——林獻堂府評議員的任命與辭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9：259 - 296。
 - 2005，〈霧峰一新會的成立及其意義〉，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局編，《中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9 - 16。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 2006，〈忘年之交——獻堂仙與雲萍師〉，《臺灣文獻》57（1）：109 - 151。
 - 2006，〈林獻堂與櫟社〉，《兩岸發展史研究》2：27 - 65。
 - 2008，〈介於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女性日記——由陳岑、楊水心日記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6：227 - 250。
- 許雪姬編著，許雪姬、王美雪紀錄
- 1998，《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頂厝篇、下厝篇）》。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 許雪姬、楊麗祝、賴惠敏編纂
- 2010，《臺中縣志人物志（續修）卷九》。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政府。
-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紀錄
- 1992，《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珮羚

2003，〈清代臺灣中部「筱雲山莊」呂家的發展〉。臺中：私立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陳國強主編

1990，《簡明文化人類學詞典》。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陳慈玉

2003，〈婚姻與家族勢力：日治時期基隆顏家的婚姻策略〉，收於游鑑明主編，《無聲之聲2：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1600 - 1950年）》，頁173 - 202。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黃子寧

2008，〈林獻堂與基督教（1927 - 1945年）〉，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50週年紀念論文集》，頁675 - 729。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黃富三

1987，《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 - 1864年）》。臺北：自立晚報。

1992，《霧峰林家的中挫（1861 - 1885年）》。臺北：自立晚報。

1992，〈日本領臺與霧峰林家之肆應—以林朝棟為中心〉，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編，《日據時期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83 - 104。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2001，〈清季臺灣外患、新政與霧峰林家—林家之際遇與紳權性格之轉變〉，《故宮學術季刊》19（1）：21 - 37、297 - 298。

2004，《林獻堂傳》。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6，〈林獻堂與三次戰爭的衝擊：乙未之役、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共戰爭〉，《臺灣文獻》57（1）：1 - 42。

黃富三、陳俐甫合編，

1991，《霧峰林家之調查與研究》。臺北：林本源文教基金會。

楊肇嘉

1970，《楊肇嘉回憶錄》。臺北：三民書局。

葉榮鐘

1995，《臺灣人物群像》。臺北：時報文化。

廖振富

1996，〈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2006，《櫟社研究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

2007，〈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國立編譯館。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都市計畫研究室研究規劃

1988，《臺灣霧峰林家建築圖集》。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

臺灣新民報社編

1937，《臺灣人士鑑（昭和12年版）》。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蔡采秀

1998，《臺中縣的佛寺》。臺中縣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劉克全編著

2004，《永遠的劉瑞山》。臺南：劉克全。

賴彰能編纂

2004，《嘉義市志卷七人物志》。嘉義市：嘉義市政府。

賴健祥

1967，《臺中外史》。作者自印。

簡榮聰

2001，〈「霧峰林家」建築文物之美—從霧峰林家建築文物觀察林家文化生活、藝術涵養與歷史傳承〉，《臺灣文獻》52（1）：305 - 360。

謝英從

2010，《臺南吳郡山家族發展史：以彰化平原的開發為中心》。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興南新聞社編

1943，《臺灣人士鑑（昭和18年版）》。臺北：興南新聞社。

鷹取田一郎

1916，《臺灣列紳傳》。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

The Marriage Circle of the Lin Family at Wufeng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Lee Yu-Lan*

Abstract

Marriage serves as the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big family to strengthen and expand their power.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besides the huge wealth, the Lin family at Wufeng also enjoyed extremely high reputation for their involvement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During that time, it was the topic worthy of attention that which families they had united by marriage and what standards they stuck to.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arriage network of the Lin family at Wufeng based on diaries and interview recordings of members of the Lin family such as Lin Hsien-Tang, Yang Shui-Hsin and Chen Ling, etc.

According to the preliminary studies, the marriage objects of the Lin family at Wufeng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include : firstly,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 partners, such as Yang Tzu-Pei family at Wu Chi, Yang Chao-Chia family at Qatgshui, Chang Huan-Kui family at Daya, Lin Kuan-Min family at Chiayi ; secondly, renowned families in central regions, such as Tsai Lien-Fang family at Qingshui, Wu Luan-Chi family at Taichung, the Lv family at Yuyun Mansion, Yang Chi-Chen family at Changhua, etc. ; thirdly, Christian families, such as Kao Chang and Liu Jui-Shan families at Tainan ; fourthly, the Japanese family. Among them, those married Christians and the Japanese are mostly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ho had received modern education. It reveals that the original marriage circle tended to expand over time.

In conclusion, the marriage objects of the Lin family at Wufeng mostly belong to the renowned leadership in central Taiwan with certain assets and

日治時期霧峰林家的婚姻圈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ocial status. The frequent intermarriage brings both families closer, but such a good match for marriage can't necessarily guarantee happiness. Several unhappy marriages can be seen in the Lin family at Wufeng.

However, the Lin family at Wufeng didn't attach absolute importance to the so-called good match. For example, Lin Hsien-Tang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ersonality and health of his daughter-in-law and son-in-law than to their family background, which revealed his open mind.

Keywords : Japanese Colonial Era ; The Lin Family At Wufeng ; Marriage Circle ; Lin Hsien-Tang.